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简介：

印光大师(1861—1940)，二十一岁出家于终南山莲花洞寺，次年受具足戒，遍参南北丛林，归心净土宗。后隐居终南，又去普陀山闭关，朝夕念佛，深入大藏，几达三十年，韬光养晦。

五十二岁时，徐蔚如、高鹤年二居士取其文刊行于《上海佛学丛报》，之后搜集大师文稿，刊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广为流通，名声大震。大师并创办南京念佛放生道场、佛教慈幼院、上海弘化社。

一九四○年初四日早一时三十分，由床上起坐云：「念佛见佛，决定生西。」言讫，即大声念佛。二时二十五分，起立说：「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，大家要念佛、要发愿、要生西方。」说完即坐椅上，端身正坐，口唇微动念佛。五时，笑容宛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示寂。

百日荼毗，拾得五色舍利珠百余颗，精圆莹澈，光芒四射。又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，共一千余粒。佛教界盛传印光大师是西方三圣之一——大势至菩萨的化身。

《印光大师说故事》（又名《灵岩故事》），为《文钞》中所有感应故事，分门别类，汇编成册，以作教理之辅证。所谓「理论犹须证据，事实胜于雄辩」也。

《灵岩故事》

总 序

佛法流传至今，已二千余年，弘法大士，为我们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珍贵法宝。然欲一一深入，实非今人之所能。纵然穷其毕生精力，亦难窥其全貌。故有识之士，无不择其法缘，一门深入。而末法之今日，因感叹于「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」，故有心智士，大多用心净土一门，以此自行化他，同归净域。故整理、研习、熏修净宗法宝，自成今人之所需。凡净宗之要典，如昙鸾大师《往生论注》、善导大师《观经四帖疏》等五部九卷、莲池大师《弥陀疏钞》、蕅益大师《弥陀要解》、印光大师《文钞》等，无不为时人所关注，广行流通，习以成风。此即「时机愈下，净土愈昌」之明证也。时有
慧净上人系统整理、编着、演说昙鸾善导一脉之宝典，蔚然成林。其宏开净宗，功不唐捐，归者如潮。余后之古疏，则因融通之故，理多高深，难契时机，故隐而不畅。如宗教通摄之《弥陀疏钞》，因其「广大精微」而渐隐。虽不乏研修之士，终难普应群机。《弥陀要解》虽「直捷要妙」，为时人所喜乐。因以台释净，玄理迷人，若无知识引导，亦难得其实益。所谓执于理性，失却宝珠也。如是未契弥陀大愿，偷心岂易死哉；纵欲宝此一行，终难落于实处。唯有近代印光大师《文钞》，可谓融通古今，深入浅出，为今人学修之最好指南也。任何种根机，皆无高深之叹，可入念佛一门。大师影响之深远，可用无远弗届来形容。一部《文钞》，风行天下，凡净业行人，及有识之士，无不视为圭臬。然而《文钞》之磅礴，实非初机浅学所能通入。故欲得其要，亦非易事。以致流通虽多，仍是研修乏力。如是实有负大师应化之苦心也。今甘冒愚诚，选其精要，编辑《灵岩遗旨》、《灵岩法要》、《灵岩故事》丛书，从广略二途、理事两面，别显大师之思想，以此普利一切，畅大师无尽之悲心。

《灵岩遗旨》，旨在全面疏理大师之思想，不论世出世法，通途特别，一并显彰。因编排有序，脉络清晰，故于《文钞》，易得其要。如人之有眼，可环顾四野而明辨方向也。

《印光大师法要》又名《灵岩法要》，即依《遗旨》精选而成。以《遗旨》虽为选编，对于初学，仍难免有浩瀚之叹。今去其繁复，择其精义，编成《法要》。并于紧要处，略加案语，引相关祖师之法语以互通，资其详解。如是既可善契大师之法要，又可通观净宗祖师之同一开示。庐山风貌，了然于胸。往生一事，自可如操左卷而取故物也。

《印光大师说故事》（又名《灵岩故事》），即将《文钞》中所有感应故事，分门别类，汇编成册，以作教理之辅证。所谓「理论犹须证据，事实胜于雄辩」也。为显事例中隐含之理，略附大师相关法语，以资说明。如是以事显理，以理明事，理事相资，以启吾人之信心，开吾人之正智也。

三书有广有略，有理有事，尽可各取所需，而同得其益。如是者，三根得以普被，利钝尽可全收矣。《文钞》因此而广被，如是与善导法脉自可交相辉映，光照大千。所谓弥陀坐视于南面，势至辅弼于侧翼，法门隆盛，众生有福矣！

释智随　谨记

二○○七年三月

《灵岩故事》

别 序

《印光大师说故事》《灵岩故事》：即印光大师《文钞》中所讲「因果报应、三宝加持、念佛往生」等深有启发之感应事例也。

所谓「感应」者，即因缘果报也。感即是因，应即是果。以如是因，必得如是果。故以善感者，得福果；以恶感者，得苦果；以四谛感者，得声闻果；以六度万行感者，得菩萨果；以念佛感者，得往生成佛果。扩而充之，整个佛法，所有因果修证之事理，无一不是感应之征也。感应之道，如叩钟然，叩之大者大应，叩之小者小应，无有不应者。然或有修学多年，自觉不见

感应者，其故何在？实则并非没有感应，只是感应之迹，隐显不一，不为常人所知。《文钞》言：

感应之迹，有「显感显应、冥感冥应、冥感显应、显感冥应、亦冥亦显感而显应，亦冥亦显感而冥应」之不同。

显感显应者：现生竭诚尽敬礼念供养，即蒙加被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及业消障尽，福增慧朗等。

冥感冥应者：过去生中曾修竭诚礼念等行，今生虽未修习，由宿善根，得蒙加被，不知不觉，祸灭福臻，业消障尽等。

冥感显应者：宿生曾种善根，今生得蒙加被。

显感冥应者：现生竭诚礼念，不见加被之迹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凶退吉临，业消障尽等。

亦冥亦显感而显应者：宿世曾种善根，今生竭诚礼念，显蒙加被，转祸为福等。

亦冥亦显感而冥应者：宿世曾种善根，今生竭诚礼念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获种种益也。

了此，则知功不虚弃，果无浪得，纵令毕生不见加被之迹，亦不至心生怨望，半途而废。感应之道，微妙难思。略书梗概，以勖来哲。其应之大小优劣，在其诚之至与未至而已。纵令心不谛信，致诚未极。但能一念投诚，亦必皆蒙利益。

故知：修学佛法者，无有不蒙感应也，只是见与不见否。如日光高悬，无不蒙照。盲人虽不能亲见日光，而依旧蒙其光照，只是日用而不知。

感应之道，有隐有显，有近有远。智者能明其隐者远者，常人仅能见其显者近者。是故智者，虽未见有应，仍能依理行事；愚者，不见感应，则难信其理。故感应之迹，于上智固可摄化，于下愚更有实益。如是藉事而明理，依理而行事，则无论何人，皆可得佛法之实益也。下至趋吉避凶，远祸得福，上自超凡入圣，往生成佛，皆可任己所求，感而遂通。

古往今来，世出世间，种种感应之迹，罄竹难书。散于各书者，何止千万；汇聚成册者，亦难计数。《印光大师文钞》是一部学修之藏书，既有理论的深入阐发，又有事例之大量实证。其理论之要已略显于《灵岩遗旨》、《灵岩法要》二书中，今将其种种感应事例汇而成册，以为理论之确证。因其文少易见，事显理明，一见一闻，或可收神奇之效，开信仰之门，助往生之益。共收一一四则，大分八类：

一、因果报应类（十四则）：因果是佛法根本，通于三世，熟有先后。因其幽微难测，未深入佛法者，多难信之。古往今来，种种因果报应之迹，时有所闻，但观其迹，自可深信其理，佛不妄语，岂欺我哉！所选十四则，有现世现报者，有来世得报者，有多生受报者。如是众例，显因果真实，轮回不虚，果报自然，丝毫不爽。明乎于此，则知：「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；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」二、戒杀护生类（十一则）：明信因果者，自知万物有灵，同具佛性，爱而护之，理当如是。人存此心，自然感动天地，神而护之，自他同得利益，免受伤残之苦，同得伦常之乐。进而法缘广结，同生西方，则可谓真实究竟之放生护生也。所选十一则，有因行不同，果报迥异者；有见母变猪，终不吃肉者；有代母忏悔，感其吃素者；有圣现神通，劝戒止杀者。种种启迪，以示吾人，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同生西方矣。

三、尊师重道类（四则）：尊师重道，可谓佛法修行之根本。世间学问，一才一艺，尚不离师，况无上佛道乎？因人闻法，因法悟道，因道修行，因行成佛。是故经云：「善知识者，是大因缘。善知识者，是奇特法。」《华严经》云：「善知识者：如慈母，出生佛种故。如慈父，广大利益故。如乳母，守护不令作恶故。如教师，示其菩萨所学故。如善导，能示波罗蜜道故。如良医，能治烦恼诸病故。如雪山，增长一切智药故。如勇将，殄除一切怖畏故。如济客，令出生死瀑流故。如船师，令到智慧宝洲故。」善知识之重要，以此可知。所选四则，有世间求学者，有佛门求道者，无一不竭诚恭敬，而得实益。是知：无论世出世间，恭敬方得实益。所谓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」故大师常言：「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即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即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」四、虔诚修持类（九则）：佛法不仅仅只在口说，更重于实行。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。今不如古者，大多流于言谈，不能实行其道也。若能如实而行，自可得佛法利益。所选九则，有悔而护法者，有严正服人者，有宰官念佛者，有精勤化他者。如是众例，示佛法贵在笃行，不在空谈。任何行人，择其相应之法，不论时处诸缘，只要依教奉行，皆可得佛法之利益。

五、三宝加持类（九则）：三宝乃苦海舟航，长夜明灯，度生宝筏。凡恭敬三宝、虔诚奉侍者，自有三宝加持，善神护佑，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以此而生信，即可深结佛缘，进趣菩提，志生西方矣。所选九则，有幸免于难者，有助其勇猛者，有降伏毒龙者，有指归念佛者。如是众例，无一不显示三宝功德不可思议。归敬三宝，仰凭于佛，即为吾等出离生死苦海之强缘也。

六、自力警策类（九则）：佛法虽广，宗旨唯一，即生死解脱。然生死解脱有自力他力之别，自力修行以戒定慧为本，难如登天，非末法多障众生之所能修。经云：「末法众生，亿亿人修行，罕一得道。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」然人多执于自力，不仗佛力。若能深观自身业力之深

，自力修行之难，自必死尽偷心，专志净土。综观古今，可为今人警策者何止千万。所选九则，有古之名噪一世者，亦有今之显赫一时者。或参禅，或学密，其修行不可谓不高，而其结果，不能不令人心怵。如是高超人士，尚难了脱，况吾等具缚凡夫乎？自力不足恃，他力必须归，以此可知矣。如大师所言：「大家要晓得：仗自力修持，自有何种力？但是无始以来的业力。所以万劫千生，难得解脱。仗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力，自然一生成办。」七、念佛感应类（三十二则）：念佛一门，易行疾至，圆顿直接，有现当二益。当益固在往生成佛，现益亦自无量无边。消灾免难、逢凶化吉、增福延寿等，随处可闻。所选三二则，念佛一四则，念观音一六则，其它二则。以此可知，佛事门中，有求必应，有感必通。《文钞》所选感应以念佛念观音居多，实因西方三圣与此土众生最为有缘故。然世人多求于现世果报，故于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音菩萨，尤为信仰。大师常劝人念佛一万之余，念五千观音，即是基于此，以摄化于念佛信仰不深之人。实则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六字洪名中，包含了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、一切经咒功德，所谓「阿字十方三世佛，弥字一切诸菩萨，陀字八万诸圣教，三字之中是具足。」故净业行人，凡欲消灾、免难、求子等世间利益者，不必另修他法，只管念佛，自得其益。如大师所言：「真能念佛，不求世间福报，而自得世间福报」也。

八、往生记实类（二十六则）：现世利益小，往生利益大。人能念佛，既可现生增福增慧，更得临终往生净土。然现世利益，或可亲见，往生一事，超越凡情，愚痴凡夫，殊难信入。纵有经论为证，疑惑亦难顿消。然理虽难明，事则易见。若藉可见之实事，即可除疑增信，安稳念佛矣。所选二六则念佛往生事例：有出家人，有在家人；有立志苦修者，有烦恼缠身者；有平生念佛者，有临终遇缘者；有坐脱立生者，有病魔缠身者；有人类，有异类。如是众机，虽行业各异，遇缘不同，因念佛故，通得往生，显念佛一门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但称佛名，莫不往生」之奇勋。诚如大师所言：「净土法门，仗阿弥陀佛大慈悲愿力，无论老幼、男女、贵贱、贤愚、在家、出家，若肯生真信、发切愿、至诚恳切念佛圣号，无一不于现生临终得往生者。」理论犹须证据，事实最能说话。观如是众机之往生，无信者自可倍增信心，有信者宜当勇猛念佛矣。

今将《文钞》如是种种感应事例汇集成册，依序分类编排，并选大师相关法语附于各章前后，事理融通，资成净业，或可助显大师恩德于万一也。

释智随　谨记

二○○七年十一月

《灵岩故事》

壹、因果报应类

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

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

——三编下．因果实证序

1、所杀之人 报怨为子

民国八年，北通州王芝祥，字铁珊，一子很聪明，很孝顺。大子有神经病，铁珊心中望此子承继家声。二十一二岁，已娶妻，生一女。一日，病重将死。铁珊痛极，呼之曰：「某某，汝既来为我儿子，为何此刻就要去？」其子瞋目，作广西口音曰：「我哪是你儿子，我就是第十四个人。」说毕，即死。先铁珊在广西作兵备道时，计杀降匪头首十三人。先用极爱厚之法以安慰之，请其吃饭，尚请有大名之人作陪，每人犒洋二十四元。云：「日间甚忙，来不及与汝详谈，到晚间来，当与汝等各安职务。」此十三人，不知是要杀他，反拉其厚友同去，意欲以己之情面，求其亦派彼一好差事。至晚去，则进一门关一门，伏兵于华厅。其人既来，铁珊抽佩刀砍，则伏兵同出杀之，得十四个尸首，亦不知是何姓名。岂知其人即为其子，徒用二十余年教育之劳，至死反瞋目呵斥，不认铁珊为父。大率世之儿女之因，总不出「讨债、还债、报恩、报怨」之四义。此子系汝宿世欠彼债者，债清即去。若还债及报恩者，则可得其孝养耳。（续编上．覆德畅居士书民国 二十三年）2、富翁子夭 转身变女

曹崧乔云：其父读书时，一同学，乃富翁子，极笨。先生与彼教，彼尚未会，其父听之，即可背。该富翁子早夭，后见其来，而忽不见，崧乔乃生一女。今已三十一岁，极聪明，读书绝不费力。初为富翁子，后为同学孙女，人之轮回，诚可畏也。此但换个男女相，全体改变者，当有十之八九矣，哀哉！（续编上．覆念佛居士书）3、怨怨相报 终得解脱

《清凉山志》载：隋，代州，赵良相，家资巨万，有二子，长曰孟，次曰盈。盈强，孟弱。良相将终，分家资为二，孟得其上。及良相死，盈尽霸取，止与孟园屋一区。孟佣力以活。后盈死，为孟作子，名环。孟死，为盈作孙，名先。环长，为仆于先，心恨盈霸其业。适先欲朝五台，命环随往。行至山中，旷无人处，拔刀谓曰：「汝祖夺我家业，我将杀汝。」先疾走，环追之。先入一茅庵，一老僧止之，各与以药物茶汤。食已，如梦初醒，遂悉前事，感愧悲伤。老僧曰：「盈乃环之前身，霸他之业，是自弃其业也。先乃孟之再来，受其先产，父命犹在耳。」二人遂出家修道于五台焉。此二人者，宿有善根，故蒙菩萨点化，得有如此结果。今之以杀人为乐者，其后报何堪设想乎？（续编下．法云寺放生征信录序民二十一年）4、将军变猪 梦中求救

明翰林刘玉绶，船泊苏州，梦一伟丈夫求救，自称宋偏将军曹翰。因屠江州，世世作猪。此对门屠者，顷所宰第一猪，即我也。祈为救援。醒而果见屠将杀猪，遂买而放之阊门一寺中。凡呼「曹翰」者，其猪皆回首望之。是可为「人变畜生，畜生变人」之证。载籍上活阎王活小鬼之事甚多。此皆天地鬼神，透露一点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消息，以警戒世人也。（三编下．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丙寅七月）5、曹操变猪 见者出家

汉献帝时，曹操为丞相，专其威权。凡所作为，无非弱君势，重己权，欲令自身一死，子便为帝。及至已死，曹丕便篡。而且尸犹未殓，丕即移其嫔妾，纳于己宫。死后永堕恶道，历千四百余年，至清乾隆间，苏州有人杀猪出其肺肝，上有「曹操」二字。邻有一人见之，生大恐怖，随即出家，法名佛安。一心念佛，遂得往生西方，事载《净土圣贤录》。（增广上．与卫锦洲居士书）6、亏空常住 死而为牛

唐北台后黑山寺僧法爱，充监寺二十年，以招提僧物，广置南原之田，遗厥徒明诲。爱死，即生其家为牛，力能独耕，仅三十年。牛老且病，庄头欲以牛从他易油。是夕，明诲梦亡师泣曰：「我用僧物，为汝置田，今为牛，既老且羸，愿剥我皮作鼓，书我名字于鼓上，凡礼诵当击之，我苦庶有脱日矣。不然，南原之阜，变为沧瀛，未应脱免耳。」言讫，举身自扑。诲觉，方夜半，鸣钟集众，具宣其事。明日，庄头报老牛触树死。诲依其言，剥皮作鼓，书名于上。即卖南原之田，得价若干，五台饭僧。诲复尽倾衣钵，为亡师礼忏。后送其鼓于五台山文殊殿，年久鼓坏，寺主以他鼓易之，讹传以为人皮鼓耳。见《清凉山志》。盖因果昭彰，无能或逃。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7、徒效王威 反遭大祸

日前接令祖功德史，阅之不胜感叹。凡为民上者皆肯师法，则天下永久安乐矣。唯有一事，普通人万不可效法，效之必致大祸。强弩射潮而潮退，乃水神感王之德，故潮不复来。无德之人效之，必致水神兴怒，而洪潮涌波，则民居危险之极矣。光绪十二年中秋日，下南五台山，在长安城外，乃观音现老僧降妖龙而开山者，《文钞》后附有碑记。往北京红螺山。未动身前，即闻太原遭洪水灾。至九月初至太原，始有人行之小路，因进城以观其象。系六七月间，一日起蛟水，在城西傍城南流，势甚汹涌。巡抚某登城看，令开炮。打一炮，一打实时水涨几倍，顺城南流。城门已关，幸未进城。南关为进京大道，街市甚长，冲得房屋树木墙垣一无所有，成一片新涂田，平平坦坦，无一人不遭此一炮之劫。而损失财物，不知有几万万。可知鬼神敬德非畏威。无德之人当此，只宜领众恳求，忏悔求勿伤民物为祷。纵令无益，决不至酿成大灾也。如再印时，似宜表明此义。庶不致后之居官者遇此，不谅己德，徒效王威，以招祸害民也。（三编上．覆钱士青居士书一）8、厚德绵延 子孙发达

昔范文正公视人犹己，视疏若亲，视天下为一家，视中国若一人。故能自宋初至清末，足一千年，子孙科甲不绝。

长洲彭氏力行善事，于清初以来，科甲冠于天下。其家状元有四五人。而同胞兄弟有三鼎甲者。以世世奉佛，奉《阴骘文》、《感应篇》。其志固长欲利人，而天固长施厚报也。（三编下．覆刘观善居士书二）9、居心忠厚 庆及子孙

清苏州孝廉曹锦涛，精于岐黄，任何险症，无不着手回春。一日，欲出门，忽有一贫妇跪门外，泣求为其姑医病。谓家道贫寒，难请他医，闻公慈悲为怀，定可枉驾为治，曹公遂为往治。曹公归后，贫妇之姑枕下，白银五两，不知去向，想为曹公偷去。妇登门询之，曹公即如数与之。贫妇归，其姑已将银取出，妇大惭愧，复将银送还谢罪。问：「公何以自诬盗银？」曹公曰：「我欲汝姑病速好耳，我若不认，汝姑必定着急加病，或致难好。故只期汝姑病好，不怕人说我盗银也。」其居心之忠厚，可谓至极无加矣。所以公生三子，长为御医，寿八十余，家致大富。次为翰林，官至藩台。三亦翰林，博通经史，专志着述。孙曾林立，多有达者。彼唯利是图之医，纵不灭门绝户，则已微之微矣。《易》曰：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」所谓余庆余殃，乃报在子孙者。本庆本殃，乃报在本身者。余庆余殃，人可见之。本庆本殃，乃已于现生，及来生后世所享受者，世人不能见之，天地鬼神佛菩萨，固一一洞知洞见也。须知本庆本殃，较之余庆余殃，大百千万倍。故望世人，努力修持，以期获庆而除殃也。曹公甘受盗名，救人性命，而善报在于子孙。若自己更能替子孙念佛，求三宝加被，令子孙亦各吃素念佛，善报当在西方矣。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10、敬惜字纸 子孙贤善

字为世间至宝，非金、银、珠、玉、爵位可比。以金、银、珠、玉、爵位，皆由字而得，使世无字，则金、银、珠、玉、爵位，亦无由而得矣。字之恩德，说不能尽。敬惜书字，福报甚大。宋朝王文正公之父，极其敬惜字纸。后梦孔夫子以手按其背曰：「汝何惜吾字之勤也，当令曾参来汝家受生，显大门户。」后生子因名王曾，连中三元，为名宰相。没后谥文正公，封沂国公。后世凡科甲联绵，子孙贤善者，悉由先世敬惜书籍，及与字纸中来。近世欧风东渐，不但普通人不知敬惜书籍字纸，即读书儒士，亦不恭敬书籍，及与字纸。或置书于坐榻，或以书作枕头。或大怒而掷书于地，或抽解而犹看诗书。不但大小便后，概不洗手，即夜与妇宿，晨起读书，亦不洗手。每每以字纸揩拭器物，犹以敬惜为名而焚化之。故致普通人无所取法，而垃圾里，毛厕中，街头巷尾，无处不是字纸遍地。舟车行人，每以报纸铺坐处。出外妇女，率用报纸包鞋袜。种种亵渎，不堪枚举。以故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，皆由亵渎天地间之至宝所致。不知此字纸中，皆有天地日月之字，圣贤经书之文。以此种至极尊贵之物，视同粪土，能不折福寿而现受其殃，贻子孙以愚劣之报乎？（续编下．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民二十四年）11、喜写草书 子孙早夭

书信一事，关系甚重。若常用草体，或成习惯，久久或致误事。冯梦华厚德君子，其子与孙皆死亡。前年过继之孙，又复死亡。只一一二岁之曾孙，以为其后。而一家之中，寡妇四五人，亦可谓景况凄惨矣。岂天特酷待厚德之人乎？缘此老一生，喜写草书。与人信札，非用尽心力，按文义推测，则不识者多。其中难免有误，以故致受此报也。汝学医，若习惯过为潦草之书，后来或于医方亦用此套，则危险之极。光故为汝母说，令勿学此派也。实惧后来误事，非仅

以不恭为检点也。（三编上．覆志梵居士书二）12、人有实德 天有奇报

乾隆辛巳，豫省黄河溃决，陆地水深丈余，民间庐舍，半被淹没。陈留县有曹姓者，居宅沉没，已三昼夜，咸谓无生理矣。及水退，墙舍并未崩塌，眷口亦安然无恙。众问之，云：「日来唯觉雾气弥漫，不见天日，初不知在水中也。」有司见而异之，询其有何善行。曰：「每年租课所入，除衣食足用外，尽以济邻里之贫乏者，至今未尝少替。」已历五世，百有余年矣。宪司俱赐匾额，以嘉其异。水固无情，而有鬼神护佑，虽全体淹没，而未见其水。是知：人有实德，天有奇报。彼剥削百姓脂膏，以求子孙富贵者，率皆灭门绝户。而其神识，当永堕恶道，无有出期，可哀也已。是以欲救世人，非极力提倡因果报应，断断不能收实效。（三编上．覆潘对凫居士书三）13、阳间犯过 阴司有记

蔼益大师《见闻录》，载湖北一生员，权理五殿阎罗王事。一夜至阴间，见一簿，载其妻盗杀邻鸡，连毛一斤十二两，因折其簿角记之。醒问其妻：「何得盗杀邻鸡？」其妻不承认。曰：「汝还瞒我，阴间簿上已载，汝盗杀邻鸡，连毛一斤十二两。」妻言：「院中晒东西，鸡来吃，以物掷之，即死，尚未动。」令称之，果一斤十二两。令持鸡，并一鸡之价钱以还，为彼说其来历，祈勿见怪。其夜入阴视簿，则折角仍旧，一字已无矣。（续编上．覆某居士书）14、业通三世 熟者先报

因果之事，重迭无尽，此因未报，彼果先熟。如种稻然，早种者早收。如欠债然，力强者先牵。古有一生作善，临终恶死，以消灭宿业，次生便得富贵尊荣者。如宋阿育王寺一僧，欲修舍利殿，念沂亲王有势力，往募，所捐无几，愤极，以斧于舍利殿前断其手，血流而死。实时，其王生一子，哭不止。奶母抱之游行，至挂舍利塔图处则不哭，离开又哭。遂将其图取下，奶母常向彼持之，则永不哭。王闻而异之，遂使人往育王问其僧，则即于其子生日，断手流血而死。彼王遂独修舍利殿。及年二十，宁宗崩，无子，遂令彼过继，为皇帝四十一年，即宋理宗也。此僧之死，亦属惨死，使无常哭不止，见舍利图则不哭，人谁知此子，乃此僧断手惨死者之后身乎？此事载《阿育王山志》，光于光绪二十一年，拜舍利数十日，看之。明理之人，任彼境遇如何，决不疑因果有差，佛语或妄。不明理，守死规矩，而不知因果复杂，遂致妄生疑议，总因心无正见故也。如所说念佛之人，有三宝加被，龙天护佑，此系一定之理，断不致或有虚妄。然于转重报后报，为现报轻报之理，未能了知，故不免有此种不合理之疑议也。昔西域戒贤论师，德高一世，道震四竺四天竺国。由宿业故，身婴恶病，其苦极酷，不能忍受，欲行自尽。适见文殊、普贤、观世音三菩萨降，谓曰：「汝往昔劫中，多作国王，恼害众生，当久堕恶道。由汝宏扬佛法，故以此人间小苦，消灭长劫地狱之苦，汝宜忍受。大唐国有僧，名玄奘，当过三年，来此受法。」戒贤论师闻之，遂忍苦忏悔，久之遂愈。至三年后，玄奘至彼，戒公令弟子说其病苦之状。其说苦之人，哽咽流泪，可知其苦太甚。使不明宿世之因，人将谓戒贤非得道高僧。或将谓如此大修行人，尚得如此惨病，佛法有何灵感利益乎？（续编上．覆周颂尧居士书民国
二十年）佛之所以成佛，常享真常法乐，众生之所以堕地狱，永受轮回剧苦者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凡人欲治身心，总不能外于因果。现在人徒好大言，不求实际，辄谓因果为小乘法，实为大谬。讵知大乘小乘，总不外因果二字。小乘是小因果，大乘是大因果。小因，是依生灭四谛，知苦断集，慕灭修道；小果，是证阿罗汉果。大因，是修六度万行；大果，是证究竟佛果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有其因，必有其果，未之或爽也。所以不独世间人皆在因果之中，即菩萨佛，亦不出因果之外。若谓因果为小乘，则菩萨佛，亦是小乘矣。其言之狂悖可知矣。

——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

贰、戒杀护生类

推吾人恶死之心，巧行救济。

体天地好生之德，永戒残伤。

——续编下．楹联／素食处

15、因行不同 果报迥异

宋初曹彬为帅，不妄杀一人，而数代尊荣。曹翰乃彬之副帅，以江州久不肯降，遂屠其城。不多年身死，子孙灭绝，而且屡屡变猪，明万历间，托梦于刘玉绶。受人宰割。（三编下．覆温光熹居士书九）16、梦中被杀 醒而悔改

人之入道，各有时节因缘。《劝戒类编》载：福建浦城令赵某长斋奉佛，其妻绝无信心。适值五十生辰，买许多生命，欲杀而宴客。赵谓「汝欲祝寿，令此诸物皆死，于心安乎？」妻云：「汝之话均没用的。依佛教，男女也不同宿。这些畜生也不杀，再过几十年，满世间通是畜生了。」赵无法可设，遂任她去。至晚，妻梦至厨房，见其杀猪，自己已变成猪。厨子捉其四腿，置砧上杀。用人从旁边看，急叫彼救，皆不一应。杀了破肚抽肠，尚知其痛。猪杀已毕，又杀别物，己又变作别物，痛不可言。稍歇一刻，见一佣人持一鲤鱼，丫头言：「将此鲤鱼交厨子，为太太作鱼羹。候太太起来，好作点心。」遂斩其头尾，刮其鳞甲，斩作小丁。一丁一丁，都知其痛。痛极而醒，心惊胆颤。丫头持鱼羹来请吃点心，不忍吃矣。令将所买之生，通通放生。以亲尝其味，故依夫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矣。（三编下．覆净善居士书二）17、诚心戒杀 自有感应

华荪职业，颇难修持。然有诚心，自有感应。今以一事为证：北京阜城门内大街，有一大荤馆子，名九如春，生意很发达。一夕经理梦无数人来，向他要命，心知是所杀诸物。与彼等说：「我一个人，偿你们许多人命，哪里偿得完。我从今不做这个生意了，再请若干和尚念经念佛，超度你们，好吧？」多数人应许曰：「好。」少数人不答应，曰：「你为几圆或几角钱，杀我们多苦，就这样，太便宜你了，不行。」多数人劝少数人曰：「他若肯这样做，彼此都好，

应允许他。」少数人曰：「他可要实行才好。」经理曰：「决定实行，否则再来找我。」因而一班人便去。适到五更要杀的时候，店中伙计起来要杀，鸡鸭等皆跑出笼四散了。赶紧请经理起来说之，经理云：「我们今天不开门，不杀跑出的。在店内的收起来，跑出去的随他去。」天明请东家来，说夜梦，辞生意，决定不干了。东家云：「你既不愿杀生，我们不妨改章程，作素馆子。」遂改做素食，仍名九如春。因此吃素的人颇多，更发达。（三编上．覆琳圃居士书）18、念佛忏悔 蝇去不来

十余年前有英人林某，住南京，来普陀见光。送光几本书，云是他着。他中国话尚不甚好，何能作很好文字乎？有一本专提倡卫生，专门以杀生为事。余书均送人，唯卫生之书，光撕碎付字篓。恐无知者持去，则害人害物，无有底极。周君盖深中西人之毒，而不知卫生利人之道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亦一种动物也。我与万物同生于天地之间，彼未要我之命，我何得要他的命？打蝇之家，蝇更多。杀蜈蚣之人，常被蜈蚣咬。彼欲卫生于现生，而现生亦未必得益。由此一生常怀杀心，将来生生世世，常被人杀。但以未能亲见，尚乐以忘疲而杀。古书中有恶蚁者，蚁盈其尸。恶蝇者，蝇集其体。无法可设，徒叹奈何。光以此事即是大造杀劫之根本。若犹欲依己所见而为，窃恐有后悔不及时，为可怜可悯，无有可救援也。仁人君子，何得专以杀物为事。令一切无知者，皆效法乎？十余年前，一皈依弟子有一小儿，买一拍蝇板，以为玩具，遂常拍之。一日蝇多极，极力拍之，忽全屋皆黑。大人遂开门窗，念佛忏悔，未久蝇悉去。从此焚其拍物，亦无蝇来矣。此系佛弟子佛慈加被，令断杀业者。若无信心之人，恐无此兆。其来生后世，何可设想也。（三编下．覆净善居士书三）19、见母变猪 终不吃肉

吾秦当洪杨未乱之先，兴安某县一乡民与其母，居家贫，佣工养母。后其母死，止己一人，便不认真佣工。一日昼寝，梦其母痛哭而来，言：「我死变做猪，今在某处，某人杀我，汝快去救我。」其人惊醒，即往其处，见其杀猪之人与梦合，而猪已杀矣。因痛不能支，倒地而滚，大哭失声。人有问者，以无钱赎此死猪，言我心痛，不便直说。从此发心吃素。乡愚不知修行法门，遂募化灯油，满一担则挑送武当山金殿供灯。募人一灯头油，三个铜钱，钱作买香烛供果用，已送过几次。后有一外道头子欲造反，事泄而逃，官府画图到处捉拿。其人与化油者，同名姓相貌，因将化油者捉住。彼以母变猪化油对，不信。又得其帐簿人名数千，
系出油钱的名，遂以为造反之名。在湖北边界竹溪县署，苦刑拷打，因诬服定死罪。又解郧阳府重审，彼到府称冤，因说娘变猪化油事。知府甚有高见，以其人面甚慈善，决非造反之人。闻彼说娘变猪之话，谓汝说之话，本府不相信。本府今日要教汝开斋，端碗肉来令吃。其人一手端碗，一手捉筷，知府拍省木逼着吃。其人拈一块肉，未至口，即吐一口血。知府方知是诬，遂行文竹溪县释其罪，令在竹溪边界莲花寺出家。以莲花寺，
系兴安镇台，郧阳镇台，每年十月，两省在此寺会哨，故有名。

其人出家后，一心念佛，颇有感应。后回陕西故乡，地方人称为周老禅师，建二小庙。洪杨乱，徒弟徒孙均逃去。将示寂，与乡人说：「我死以缸装之，修一塔，过三年启塔看，若坏则烧之，不坏则供于大殿一边。」后启塔未坏，供大殿内。现身为邻县县少爷看病，病愈不受谢。云：「汝若念我，当往某处某寺来访。」后来访，言
系大殿所供之僧名，阅之即是。因此香火成年不断。

此人，印光之戒和尚之师公也。经五十八九年，其人名庙名，均忘之矣。此人若非娘变猪，亦不过一守分良民而已。若非郧阳府逼令吃肉，肉未入口，血即吐出，则其案决无翻理。以彼视此肉，即同娘肉。以官威强逼，不敢不吃。未吃而心肝痛裂，故吐血。故官知其诬，而为设法行文释罪，令其出家也。（三编上．覆郁连昌昆季书 民廿九二月初二）20、代亲忏悔
母遂吃素

诚之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又少实胜多虚，大巧不如拙。黄涵之作宁绍台道时，发心吃长素，劝其母亦吃，为备素菜，则但吃白饭。涵之函询作何法方可。光示代亲至诚忏悔，业消则能吃矣。未一月而长素矣。（三编下．覆章道生居士书三）21、怨气致毒 自伤伤他

世人食肉，已成习惯，当知无论何肉，均有毒，由于杀时，恨心怨气所致。虽不至实时丧命，然积之已久，则必发而为疮为病。年轻女人，若生大气后，喂孩子乳，其子必死，以因生气而乳成毒汁也。人以生气，尚非要命之痛，尚且如此。况猪羊鸡鸭鱼虾要命之痛，其肉何能无毒乎？余十余年前，见一书云：一西洋女人，气性甚大，生气后喂其子乳，其子遂死，不知何故。后又生一子，复以生气后喂乳而死，因将乳令医验之，则有毒，方知二子皆乳药死。近有一老太婆皈依，余令吃素，以肉皆有毒，并引生气西妇药死二子为证。彼云：伊两个孩子，也是这样死的，以其夫横蛮，一不顺意，即行痛打，孩子看见则哭，便为喂乳，遂死，亦不知是乳药死的。其媳亦因喂乳死一子。可知世间被毒乳药死的孩子，不知有多少。因西妇为发起，至此老太婆，方为大明其故。凡喂孩子之女人，切勿生气，倘或生大气，当日切不可即喂孩子。须待次日心平气和，了无怨恨时，乃无碍矣。若当日即喂，或致即死，纵不即死，或迟迟死。是知牛羊等至杀时，虽不能言，其怨毒结于身肉者，亦非浅鲜。自爱者固宜永戒，以免现生后世种种灾祸也。此事知者甚少，故表而出之，幸大家留意焉。由此证之：须知人当怒时，不独其乳有毒，即眼泪口水亦有毒。若流于小儿眼中身上，亦为害不浅。一医生来皈依，余问医书中有此说否，彼云不知。世间不在情理之事颇多，不可因非科学而鄙视之。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22、圣现异类 度生止杀

一切众生，皆是未来诸佛。以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皆当作佛，故是未来诸佛。且畜类中，时有佛菩萨化现于其中，方便度生。如《清凉志》中载薄荷事：

一僧在五台，遇一异僧，出一函，嘱交薄荷，未言地址。一日过卫辉，见一群小儿呼薄荷。僧问薄荷何在？小儿指墙下所卧之猪曰：这不是。僧取书呼薄荷掷之，其猪人立，以两蹄接而置口中，便立化。方知此猪，乃菩萨所现。其屠所杀甚多，若其猪至薄荷前，则便任其宰杀，了不逃走叫呼，故其屠爱惜薄荷。凡欲杀猪，牵薄荷至其猪边围绕之，则直同杀死者一般。以故多年养而不杀。以其猪清洁，爱食薄荷，故以为名。初其僧受异僧之函而去，于途中思之，此函将投何所，乃私拆其封。大意谓：「度众生若得度脱，即当速返，免致久则迷失。」僧异之，复为封讫。至是，方知薄荷乃大菩萨也。绕猪一匝，而群猪即证无生法忍。其威德神力，岂可思议乎哉！

又唐文宗喜食蛤，一日有一蛤坚合不开。帝亲开之，中有肉身观音大士像，庄严异常。

由此观之，肉尚可食乎？倘误食佛菩萨所化之身，其罪过可胜言哉？吾人若知此理，自不敢食肉，亦不忍食肉矣！（三编下．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丙寅七月）23、显示神通 劝戒食肉

梁时，蜀青城山，有僧名道香，具大神力，秘而不露。该山年有例会，届时众皆大吃大喝，杀生无算，道香屡劝不听。是年，乃于山门掘一大坑，谓众曰：「汝等既得饱食，幸分我一杯羹，何如？」众应之。于是亦大醉饱，令人扶至坑前大吐。所食之飞者飞去，走者走去，鱼虾水族，吐满一坑。众大惊畏服，遂永戒杀。道香旋因闻志公之语，当即化去。有蜀人，在京谒志公。志公问：何处人？曰：四川。志公曰：四川香贵贱？曰：很贱。志公曰：已为人贱，何不去之。其人回至青城山，对香述志公语，香闻此语，即便化去。须知世之安分守己者，一旦显示神通，当即去世示寂，以免又增烦恼耳。否则须如济公之疯颠无状，令人疑信不决，方可。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24、好食鸡蛋 中毒生卵

鸡卵吃素之人不可食，以有生机故。即无生机，亦不可食，以有毒质故也。有谓无雄鸡之地，卵无生机，此地甚少。昔一人好食鸡蛋，久则腹中余毒，生许多鸡卵及小鸡。诸医不识其病，张仲景令煮蒜食之，则吐出许多鸡子，及已有毛并无毛之鸡。令一生勿再食，食则无法可治。可知鸡卵之祸大矣。（三编上．覆罗智声居士书二）25、师现神通 徒方惭谢

鸡卵之食否，聚讼已久。然明理之人，决不以食为是。好食者，巧为辩论，实则自彰其愚。何以故？有谓有雄之卵，有生不可食。无雄之卵，不会生雏可食。若如所说，则活物不可食，死物即可食，有是理乎？此种邪见，聪明人多会起，不知皆是为口腹而炫己智，致明理之人所怜悯也。晋支道林博学善辩，与其师论鸡卵之可食否？彼以善辩，其师不能屈。其师没后，现形于前，手持鸡卵，掷地雏出。道林惭谢，师与卵雏俱灭。此晋时所决断者。佛法初入中国，大小分弘。大乘一切肉均不食，小乘则食三净肉、五净肉。三净者：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疑为己杀。加自死，鸟残。鸟残者，鸟兽所食之余也，为五净也。至梁武帝时，悉依大乘，永废小乘。道林乃高僧，乃依小乘为论耳。（三编上
．覆真净居士书）今将宋黄山谷居士，戒食肉诗录之，以期大家于食肉时，再三思之，必有不忍食，与不敢食之心，勃然而兴。诗曰：「我肉众生肉，名殊体不殊。本是一种性，只为别形躯。苦恼从他受，肥甘为我需。莫教阎君断，自揣应何如。」有味哉，斯诗也！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此仁民爱物，成始成终之大经大法，不须更为详谈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深义也。愿见闻者，咸深思之。

——续编下．天台山国清寺创开放生池碑记民二十三年三、尊师重道类

人生世间，第一要亲近良师善友。有良师善友，便可归于正道。否则，燕朋相聚，便日沦于下流，而疾病亦因之常不愈也。

——续编上．覆吴希道居士书

26、下人不深 不得其真

谚云：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」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夫世间大而经术文章，小而一才一艺，若欲妙义入神，传薪得髓，艺超侪伍，名传古今，而不专心致志，竭诚尽敬，其可得乎？故管子曰：「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不得，鬼神其将通之。」非鬼神之与通，乃精诚之极也。

汉魏昭，见郭林宗。以为经师易遇，人师难逢。因受业，供给洒扫。林宗尝有疾，命昭作粥。粥成进之，林宗大呵曰：「为长者作粥，不加意敬事，使不可食。」昭更为粥复进，又呵之者三，昭容色不变。林宗曰：吾始见子之面，今而后知子之心矣。

宋杨时，游酢，师事伊川。一日请益时久，伊川忽瞑目假寐，二子侍立不敢去。良久，伊川忽觉曰：贤辈尚在此乎，归休矣。乃退，门外雪深尺余矣。

张九成，十四岁游郡庠，终日闭户，无事不越其限。比舍生隙穴视之，见其敛膝危坐，对诗书若对神明，乃相惊服而师尊之。

此四子者，所学乃世间「明德新民，修齐治平」之法。其尊师重道，尚如此之诚。故得学成德立，致生前没后，令人景仰之不已。至于弈秋之诲弈也，唯专心致志者胜。痀偻之承蜩也，以用志不分而得。由是观之，学无大小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（增广上
．竭诚方获实益论）27、尊为皇帝 尚敬同门

清顺治皇帝，拜玉林禅师为师，法名行痴。与玉林法徒行森书，署名尚写法弟行痴和南。和南，乃磕头也。皇帝与同门尚如此，况与其师乎？此种芳规，岂可不知！古人云：「下人不深，

不得其真。」非曰深下于人，人则尽心教导也。以自己不能生恭敬心，纵人肯教，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，不得其益。譬如高山顶上，不存滴水，故不能受滋润也。不但学佛如是，即世间学一材一艺亦如是。世间只身口之活计，佛法则性道之本源，其关系轻重，固天渊相悬也。（续编上．覆王寿彭居士书 二民 国二十年）28、谦恭请法 言下大悟

昔古灵赞禅师大悟后，欲报剃度师恩，多方启迪。其师异之，令其为伊宣说。彼谓当设法座，令其师迎己升座礼拜，然后可说。其师依之，遂于言下大悟。使古灵不如此重法，其师不如此重得法之人，莫道不说，说亦只得文字知见而已，决不能一言之下，明白本心。（增广上．覆无锡尤惜阴居士书）29、亵慢于佛 失证二果

西天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，自言往劫将证二果，因误以杖倚壁画佛面，遂全失之。吾谓二果尚失果位，若是凡夫，则永失人身，常处恶道无疑矣。譬如巨富犯大辟，尽家资以赎死，贫人则立见斩首矣。事载《传灯录》二十祖阇夜多尊者章。故知亵慢，其罪非小。（增广上．与佛学报馆书）师严道尊，人伦表率，
道德学问，是效是则。
养我蒙正，教我嘉谟，
不敬其师，何能受益。
——三编下．德育启蒙 / 敬师
肆、虔诚修持类

古人云：力行之君子，得一善言，终身受用不尽。不务躬行，纵读尽世间书，于己仍无所益。如真龙得一滴水，可以遍雨一世界。泥龙纵泡之水中，也不免丧身之祸。
——续编上．覆某居士书
30、初欲毁佛 悔而护法

商英初不知佛法，因游一寺，见佛经庄严殊胜。忽然曰：「胡人之书，乃如此庄严，吾圣人之书，尚不能及。」夜间执笔呻吟，莫措一词。夫人向氏，颇信佛，因问所呻吟者何事？曰：「吾欲作无佛论耳。」夫人曰：「既然无佛，又何可论？且汝曾读佛经否？」曰：「吾何肯读彼之经。」曰：「既未读彼之经，将据何义为论？」遂止。后于同僚处，见案头有《维摩诘经》，偶一翻阅，觉其词理超妙，因请归卒读。未及半，而大生悔悟，发愿尽此报身，弘扬法化。于教于宗，皆有心得。所着《护法论》，极力赞扬，附入大藏。徽宗朝入相，时旱久，夜即大沛甘霖，徽宗书「商霖」二大字以赐。盖取商书说命，若岁大旱，用汝作霖雨之义以褒之。（续编下．重修九华山志序民二十六年）31、威仪严身 人皆生敬

当此破天荒大劫之时，宜以身率物，自行化他。普令有缘，同修净业，同生西方。近来女界直成妖精，其装饰更下劣于娼妓。汝当恪守古规，痛洗时派之恶习。布衣布履，勿着绸缎华丽之衣。勿擦粉，勿擦香水。守圣人冶容诲淫之训，俾一切人见之生钦敬心。彼好时髦之人，乃是令一切人于她起染污心，岂非自轻自贱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。如此则一切人皆生敬心。再与说净土法门，必大有感动。《正钞》中〈净土决疑论〉，《续钞》中〈与五台山广慧和尚书〉，当详阅。则净土法门之所以然，可以悉知。于一切人前，可以随意演说矣。芜湖有一女回回，深信佛法，前年函祈归依，彼常劝人念佛。有一极聪明之儒，不信因果，不信佛法。彼与其人辩论，令看《文钞》，不数篇而祈彼代祈皈依。此盖以严正服人，故人敬奉其言。若是妖精之打扮，何能令大学问人相信而依行乎？回回顶难教化，此人之父母兄弟戚属，亦颇敬重她，而不肯依她吃素念佛。她所劝化的都是汉人。湖南马舜卿，亦是回回，《正钞》中有与彼之信夫妇与六儿女皆皈依，余无一人焉。（三编上．覆宗净居士书）32、和尚有德 营官尊重

今之兵，通住人家，何况寺庙？汝及头陀僧，均不知现在事体，求人反招辱谤。唯有极力修持，求三宝加被，则为上策。四五十年前，天津大悲院，完全围于兵营中。狐仙作祟，营官不能住，请大悲院老和尚来，则平静无事。营官很尊重，大悲院扫院地各事，皆营兵日日为之。夜间外面放焰口回，喊营门即开。又有搭船，夜间来挂搭，亦无所禁。木渎有兵一千，均住于民家。闻近来之兵，尚驯良，不横暴。当此之时，一则以修持求三宝加被，一则以修持令主兵敬信。苏州西门外，灵岩寺下院，亦住兵四五十，尚善良，不在院内烧荤菜，此亦很难得之事。祈与头陀僧说，以后只求三宝，切勿求人。求人不但无益，反招自己无道德之辱耳。捣神者遭殃，或可寒暴徒之心，此亦可作止恶息暴之向导矣。（续编上．覆念佛居士书）33、一心专注 念极情亡

智者诵经，豁然大悟，寂尔入定。岂有分别心之所能得哉！一古德写《法华经》，一心专注，遂得念极情亡，至天黑定，尚依旧写。侍者入来，言天黑定了，恁么还写？随即伸手不见掌矣。如此阅经，与参禅看话头，持咒念佛，同一专心致志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自有一旦豁然贯通之益耳。明雪峤信禅师，宁波府城人，目不识丁。中年出家，苦参力究。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其苦行实为人所难能。久之大彻大悟，随口所说，妙契禅机。犹不识字，不能写。久之则识字矣。又久之则手笔纵横，居然一大写家。此诸利益，皆从不分别专精参究中来。阅经者亦当以此为法。（增广上．覆永嘉某居士书五）34、现宰官身 潜修净业

林文忠公则徐，其学问、智识、志节、忠义，为前清一代所仅见。虽政事冗繁，而修持净业，不稍间断。以学佛，乃学问、志节、忠义之根本。此本既得，则泛应曲当，举措咸宜，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。一日文忠公曾孙翔，字璧予者，以公亲书之《弥陀》、《金刚》、《心经》、大悲、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。其卷面题曰：净土资粮。其匣面题曰：行舆日课

。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，虽出入往还，犹不肯废。为备行舆持诵，故其经本只四寸多长，三寸多宽。其字恭楷，一笔不苟。足见其恭敬至诚，不敢稍涉疏忽也。其经每面六行，每行十二字。璧予以先人手泽，恐久而湮没，作书册本而石印之。以期散布于各界人士，俾同知文忠公一生之修持，庶可当仁不让，见贤思齐，因兹同冀超五浊而登九品焉。命光略叙原委。光幼即闻公之名而向往之，今知其修持如此之严密，诚所谓乘愿再来，现宰官身而说法者。愿见闻者，一致进行，同步后尘，则国家幸甚，人民幸甚！（续编下．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民国二十三年）35、大悟之后 归心净土

宋杨杰，字次公，号无为子，参天衣怀禅师大悟。后丁母忧，阅大藏，深知净土法门之殊胜，而自力行化他焉。临终说偈曰：「生亦无可恋，死亦无可舍。太虚空中，之乎者也。将错就错，西方极乐。」杨公大悟后，归心净土，极力提倡。至其临终，谓生死于真性中，犹如空花，以未证真性，不得不以求生西方为事也。将错就错者，若撤证真性，则用不着求生西方，求生仍是一错。未证而必须要求生西方，故曰：「将错就错，西方极乐。」莲池大师《往生集》，于杨公传后，赞曰：「吾愿天下聪明才士，咸就此一错也。」此可谓真大聪明，不被聪明所误者。若宋之苏东坡，虽为五祖戒禅师后身，常携阿弥陀佛像一轴以自随，曰：「此吾生西方之公据也。」及其临终，径山惟琳长老，劝以勿忘西方。坡曰：「西方即不无，但此处着不得力耳。」门人钱世雄曰：「此先生平生践履，固宜着力。」坡曰：「着力即差。」语绝而逝。此即以聪明自误之铁证，望诸位各注意焉。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36、历仕四朝 念佛往生

潞公文彦博者，历仕仁、英、神、哲四朝，出入将相五十余年，官至太师，封潞国公。平生笃信佛法，晚年向道益力。专心念佛，未尝少懈。与净严法师于京师结十万人求生净土会，一时士大夫多从其化。寿至九十二，念佛而逝。有颂之者曰：

知君胆气大如天，愿结西方十万缘，
不为自身求活计，大家齐上渡头船。

（三编下．丹阳金台寺募结同生西方万人缘序）37、凡夫发心 即是菩萨

窃维佛法有五乘：（1）人天乘：人乘持五戒，得生人道。天乘行十善，得生欲界天。加四禅四定，则生色无色界天。（2）声闻乘：修四谛，得四沙门果。（3）缘觉乘：观十二因缘，得辟支佛果。
（4）菩萨乘：修六度万行，证菩萨果。（5）佛乘：行大慈大悲，成正等觉。人天乘、而兼菩萨乘、佛乘者，其唯净土法门乎！盖人天乘，只修五戒十善，俱是有漏功德。唯此净土法门，乃能出三界，了生死。修净土者，必须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。加以四弘誓愿，广大其心，自行化他。普令内而父母妻子，外而邻里乡党，皆修五戒十善，并修净土法门。以深信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是人虽系凡夫，实即菩萨。何以故？以心广大故。昔有一沙弥随一尊者行路，沙弥忽发自利利他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之愿，尊者即令其前行。沙弥后忽转念众生若是之多，如何度脱得尽，不如自利为得，时尊者即令其随后。沙弥忽又转念，仍当度脱众生，尊者复令其前行。沙弥异而问之，尊者曰：「尔初发大菩提心，即是菩萨，我虽罗汉，乃系小乘，故请尔前行。继尔退菩提心，则我乃圣人，尔乃凡夫，理应在后。后尔又发菩提心，故仍请尔前行。」由此观之，发菩提心，功德无量无边。我等欲增长善根，非发菩提心不可。（三编下．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丙寅七月）38、自行化他 不遗余力

安徽婺源江易园居士，品学兼优，志行高尚。久膺教职，悉心讲授。以过劳故，民国十年遂成笃疾。上海诸医，皆莫能治。其于佛法，概无信向。一友悯其病苦，劝其吃素念佛，并念《金刚经》。略述念佛念经利益。易园信受奉行，则不药而愈。感激之极，息心研究。方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。从兹方知儒教圣人之心法，多被先儒门庭知见之文字所埋没。遂取下手易而成功高之净土法门，极力提倡于其乡。以此法普被三根，令一切人各敦伦常，各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故为一切人所信向。三四年来，生信念佛者甚众。有瞽目重明者，有笃疾即愈者。有预知时至，念佛坐脱者。前年婺源亢旱，祈祷无灵。率众念佛，甘霖即降。因兹起佛光社，喧传远近。

邑人程筱鹏者，明敏笃实之士也。身膺教职，景仰易园之学行。颇疑其近所修持，不知其为堕入迷信耶？为真见至道耶？因造其门，以决所疑。蒙易园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证之以经，印之以心。不遗余力，委曲训诲。彼遂如沐时雨，如坐春风。随即悉心研究，极力劝化。由婺源而休宁，而歙县黟县，而祁门，遍访各处高明特达信望所归之士，令其辗转化导。阅时大半年，共介绍四百余人入社。凡所过之地，所遇之人，所经历兵戈有无之境，所发起真信修持之事。并彼此之问答，主宾之倡和，择其要者，约略记之，名曰《宏化日记》。此不过随地随缘，录其见闻宣说信向之事，以期报告于易园。以示其心悦诚服，力宏此道。及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一经提倡，悉生正信而修持之一番情景而已。初非有意传布，以期遐迩咸知也。易园见之，喜其初闻佛法，即具此热心毅力。而安徽各地，风气未开，筱鹏半年倡导，便能令多数人生正信心，修持净业。若非各具佛性，宿受佛恩，其能如是也耶？因为作序，令付手民，刊布四方。冀于世道人心，作一挽救之据。（三编下
．宏化日记序）学佛之道，在于实行。若只张罗门面，不修实行，则亦只得门面之空名而已。既欲往生西方，自利利人，必须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上自父母伯叔，以至兄弟姊妹、妻室儿女，及诸仆使，并及乡党邻里、亲戚朋友，凡一切相识之人，皆宜以如上所行为劝。若自己实行上事，人自相观而善。所谓「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。」世出世间事，无一不以身为本者。若自不实行而教人行者，唯上智之人则可依从，只取其言之益，不计其人之能行与否。若非上智者，必腹诽背讥，反令造大口业。欲真利人，当事事尽己之分。则日用行为，皆含化人之机。久而久之

，人自见信而依从之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。
——三编上．覆李尔清居士书 民廿二 九月十五日伍、三宝加持类
念佛之人，有三宝加被，龙天护佑，此系一定之理，断不致或有虚妄。
——续编上．覆周颂尧居士书民国二十年
39、三宝冥加 遇难呈祥

此女人，命不该死，故坐于汽车之外。及车堕下河正下时，扬于其岸，故衣绝未湿。盖佛天鬼神，于坐车时，已为救之之法于前矣。想必如是。

又民十几年，潘对凫重修济南净居寺。开光唱戏，来客甚多。一人领一小孩，在井边看。小孩堕下井，立使人下井捞，水面无一物。用竿子遍井底搅，亦无一物。其人回家，则小孩在家里睡。如痴如呆，衣服尽湿。问：「何以到家？」云：「不知。」因刻一碑，盖一亭，名其井为圣井，拓之寄光。光送真师，真师裱而挂于太平寺大殿下客厅。

民廿七年，避地瓯江度岁。腊底有青田至金华公路汽车一辆。晚开出，隔丽水数十里之荒野江边。司机不慎，车堕江中。乘客四十余人，均遭灭顶。翌日黎明，前往营救时，有一妇人，年约三十左右，坐江岸道旁，如痴如醉，询以何来？答言：「昨暮乘车至此。」问以全车遇险，尔何无恙？对曰：「不知。」质以当时情况，亦不了了。连日两处新闻披露，莫不咄咄叹奇！（三编下．免难轶闻）40、画僧显灵 病得痊愈

唐宰相陆象先苏州人之弟，病于京师，国医无效。一僧求见，云能治，令取净水一盏，向之念咒几句，含水噀之，立即痊愈。谢以诸物皆不受。曰：「我名智积，汝后回苏，当往灵岩山会我。」后其人至山问之，无有名智积者，心甚惆怅。遍观各殿堂，见壁间画像，乃为己治病之僧也，因特建智积殿，而寺复中兴。（续编下．灵岩开示法语序 民二十五年）41、看相不得诚礼遂通

清咸同间，一人学看相而不得，请达摩相亦莫明其妙。后遂竭诚礼拜，久则放光。遂并家中人之前生事，均可知之。一日早遇数兵，持符往火药局取药，因问取几桶。曰六桶。曰六桶不够，当取七桶。彼云军令何敢违。但说我教汝取，明日当知，否则我受罚。遂取七桶。其夜适贼偷营，六桶药用完，尚不去。及开七桶，则贼退矣。此看相者，乃一心求三宝加被之化，故能知前生后世之事也。（续编下．覆温光熹居士书二）42、悔而学佛 三宝护之

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，所贵者自勉耳。明末，蕅益大师，木渎钟氏子，天姿聪敏，少即随母吃素礼诵。七岁读书，以圣学自任，誓灭释老，开荤酒，作论数十篇辟佛。十七岁，阅莲池大师《自知录序》，及《竹窗随笔》，乃不谤佛。后遂极力研究，二十四岁出家，彻悟自心，深入经藏。一生着述数十种，均为古今不多见者。现有四川邓蒭坤，乃法政学堂毕业生，狂悖特甚。民国初，专门毁坏佛教，无论神庙佛寺，悉率其徒党拆毁。后忽知非，力行改悔，来普陀求皈依。住上海居士林八年，精进修持。前年沪战，彼住林中，不惊不动。林前后左右，均成一片焦土，林中所落大小炸弹，无一开炸。足见人能改过迁善，佛菩萨即为嘉奖而保护之。吾人纵不如蕅益，亦岂不如蒭坤乎？蒭坤以罪大恶极之人，尚有如是感应，吾人何可因循度日，不加勉力，如登宝山，空手而归乎？（续编下
．江苏吴县佛教会通告各寺院僧众巽言民国 二十三年）43、遇大水灾 佛像无损

江都扬善坝，当明末时，觉根和尚，开一净土道场，专修念佛三昧。嗣后屡有高人住持，以故法道久而不替。清咸同间，兵燹之后，寂山和尚，派人料理，近交其徒智定住持。恪守旧规，不涉外缘。去年洪水为灾，殿堂寮舍，同付东流，大殿墙壁，一无所遗。当殿塌时，有三巨木，翼蔽佛龛，随即漂去。佛龛被水冲坏，亦随流去。水淹佛膝，八尺金身之西方三圣像，系香樟所雕，及与莲座，经此撞击，一毫无损。足见大水乃众生恶业所感，而佛像值此极大之冲激，仍旧巍然。殆以普示一切众生，令其归命投诚，冀得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也。

水退之后，智定先盖一茅篷，俾佛像不被日晒雨淋，而修殿一事，徒叹奈何！幸江都县长杨君，财政局长叶君，公安局长陈君，建设局长李君，及江都绅耆，各见如此奇异，同为出资赞助，令其恢复古道场，为地方人祈福之所。由是智定求予疏其源委，以便恳祈十方檀越。（续编下．扬州江都扬善坝莲修精舍募建大殿疏 民国 二十三年）44、菩萨助之 奋勇如此

福建永春，古称桃源，山川秀丽，民俗淳朴。邑东十里，地名东关，与泉州南安毗连，有溪横其间，宽若干丈。宋时即建石桥，以利行人。然水甚冲激，遇大风雨，桥辄倾圮，每数十年，或百年，桥必重修，具载县志。邑人崇奉佛教，于桥正中建亭，供观世音菩萨圣像，令来往者，同种善根。

清光绪三十四年，岁在戊申，洪水为灾，桥全毁灭。当将毁时，适值半夜，风雨洪暴，桥头一店主陈某，年五十余，颇好善信佛，已熟寐矣，忽闻叩门声甚厉，大呼速往桥上捧菩萨出，遂惊醒，而叩声益厉，连呼速去。急开门，则了无有人，见水势汹涌，桥摇荡有声，若将仆者。风雨扑面不之顾，驰往桥亭，捧菩萨出，甫离桥，闻崩裂声，则桥正中一段，已随波浪去矣。其人言：「初亦不知何以能奋勇如此，殆有神助者然。」噫，异矣！邑人李元贤之父继如公，经商星洲，家道颇丰，热心公益，乃与星洲侨友，倡捐重修。至民国甲寅，桥始告成。迨至丙辰，又遇风灾，桥亭与梁木毁焉。乡民遂奉菩萨于附近庙中，而世道荒乱，桥事无过问者。元贤之母黄太夫人，往庙烧香，经过其地，怒焉伤之，意欲重修。夜梦菩萨，现金色身，璀璨庄严，语之曰：「唯汝能为我重修此桥，并以祀我，可速为之，以福汝子孙。」由是观之，足见

菩萨唯以利益众生为念，而一见圣像，即种将来成佛之善根，故特示修桥，而兼令供奉圣像也。太夫人遂驰书谕贤，备款复修。乃举邑人某某董其事，至癸亥二月工竣，当地人士，为悬匾联颂之。仍奉菩萨于桥亭，由是因缘，香火益盛。
（增广下．永春重修东关桥观音灵感记）45、观音示迹 降伏毒龙

大山岩穴，龙蛇所居。岁久成妖，肆其凶孽。吞啮不已，祸及生民。变怪升腾，非人所制。若非应身大士，孰能救济。巍巍乎妙智神力，岂容思议。然于不思议境，强以文字纪述事迹者。冀千载之下，方来君子，启深信耳。

昔隋时仁寿中，此山有毒龙焉。以业通力，变形为羽人。携丹药货于长安，诈称仙术，以欺愚俗。谓此药之灵，服者立升于天。呜呼！无知之民，轻信此语，凡服此药而升天者，不知其几何。又安知堕彼羽人之穴，以充口腹耳。而一方之民，尚迷而不悟。唯我大士，以悲愿力，现比丘身。结草为庵，止于峰顶。以妙智力，伏彼妖通。以清净风，除其热恼。慈念所及，毒气潜消。龙获清凉，安居岩穴。民被其德，各保其生。昔之怪异，不复见矣。由此灵贶达于朝廷。以其于国有功，于民有惠，建寺峰顶，而酬酢之。大士以慈风法雨，普济含灵。慧日净辉，破诸冥暗。于是缙绅向慕，素俗钦风。割爱网以归真，弃簪缨而入道。大士尝居盘石，山猿野兽，驯绕座隅。百鸟聚林，寂然而止。如听法音，久而方散。呜呼，建寺之明年，六月十九日，大士忽示无常，恬然入灭。异香满室，愁雾蔽空。鸟兽哀鸣，山林变色。于是寺众闻于朝廷。中使降香，奉敕赙赠，以崇冥福。荼毗之际，天地晦冥。斯须之间，化为银界。忽闻空中箫鼓响，山岳摇。瑞云奔飞，异香馥郁。忽于东峰之上现金桥，桥上列诸天众，各竖幢幡，及雨金华，纷纷而不至于地。最后于南台上，百宝灿烂，广莫能知，冲天无际。影中隐隐现自在端严之相。慈容伟丽，缨络铢衣。天风飘飘，焕然对目。尔时缁白之众，千百余人，咸睹真仪，悲喜交集。莫不涕泣瞻依，称名致敬。始知观音大士示迹也。清气异香，经于累月。左仆射高公，具奏其事。皇上览表，嘉叹久之。收骨起塔，御书牌额，锡号为观音台寺。拨赐山林田土，方广百里。每岁时降御香。度僧设供，大崇法化。至唐大历六年，改号为南五台山圣寿寺焉。 （增广下附录．南五台山圆光寺观音菩萨示迹之记）46、佛留舍利 广度众生

昔佛灭后，中天竺国阿育王，统王阎浮，威德广大。所有鬼神，悉皆臣属。意欲普利世人，启其祖阿阇世王所藏之八万四千佛舍利。役使鬼神，碎七宝众香为泥。一夜造成八万四千宝塔，散布南赡部洲。耶舍利尊者，伸手放八万四千道光。一鬼捧一塔，顺光而趋，至光尽处，则安置地中。东震旦国，有十九处。大教东来，次第出现。如五台、育王等是也。育王之塔，晋武帝太康三年，有僧慧达，乃利宾菩萨示迹。礼拜请求，从地涌出。遂建阿育王寺，供于殿内石塔中。塔门常锁，有欲睹舍利者，先通知塔主。殿中礼佛，礼毕，跪于殿外阶缘。每有人跪，凡欲睹者，均随之而跪。塔主请塔出，先令居中跪者睹。次则遍令随跪者睹。虽一日随睹数次，亦不以为烦。其塔高一尺四寸，周围亦只尺余。塔之中级内空，中悬一实心钟，钟底正中，有一针，舍利附于针端。四面有窗，花格栏遮，手不能入。即于花格孔中睹之。其舍利之形色、大小、多少、定动，均无一定。平常人睹，多见是一粒，亦有见二三四粒者。有见舍利靠于钟底不动者。有见一针下垂至寸许者。有见忽降忽升，忽小忽大者。有见青者黄者赤者白者。及一色之浓淡不同，并二色相兼之各种异色者。有见色气黯然者。有见色气明朗者。不独人各异见，即一人亦多转变不一。又有见莲花及佛菩萨像者。亦有业力深重，完全了无所见者。见其小时，每如小绿豆大。亦有见如黄豆大枣大者。明万历间，吏部尚书陆光祖，笃信佛法，极力护持。与亲友数人来睹，初看如小豆大，次如黄豆大，次如枣大，次如瓜大，次如车轮大。光明朗耀，心目清凉。时舍利塔坏，塔供库房，陆遂发心重修塔殿。彼亲友所见亦甚好，但无陆之奇特神妙耳。须知如来大慈，留此法身真体。俾后世众生，种出世根。以由睹此神异，自可生正信心。从兹改恶修善，闲邪存诚，以期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。直至复己本具佛性，圆满无上菩提。此如来示现不思议相，曲垂接引之本心也。愿见闻者，同深感念，则幸甚。（三编下．阿育王佛舍利塔纪实）47、文殊普贤 指归念佛
按《高僧传》三集，〈法照大师传〉云：

大师于大历二年，栖止衡州云峰寺，屡于粥钵中，现圣境，不知是何名山。有曾至五台者，言必是五台。后遂往谒。大历五年，到五台县，遥见白光，循光往寻，至大圣竹林寺。师入寺，至讲堂，见文殊在西，普贤在东，据师子座，说深妙法。师礼二圣，问言：「末代凡夫，去圣时遥，知识转劣，垢障尤深，佛性无由显现。佛法浩瀚，未审修行于何法门，最为其要。唯愿大圣，断我疑网。」文殊报言：「汝今念佛，今正是时。诸修行门，无过念佛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。此之二门，最为径要。所以者何？我于过去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养故，今得一切种智。故知念佛，诸法之王。汝当常念无上法王，令无休息。」师又问：「当云何念？」

文殊言：「此世界西，有阿弥陀佛。彼佛愿力，不可思议。汝当继念，令无间断，命终之后，决定往生，永不退转。」说是语已，时二大圣。各舒金手，摩师顶，为授记莂：「汝以念佛故，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善男女等，愿疾成佛者，无过念佛，则能速证无上菩提。」语已，时二大圣，互说伽陀。师闻已，欢喜踊跃，疑网悉除。（续编上．致广慧和尚书民国二十九年正月）佛法僧三宝，乃无明长夜之灯烛，生死苦海之舟航。不但志期断惑证真、了生脱死者，所当依怙。即明德亲民、治国安邦者，亦必以显示心性妙理，发明因果实事，以为转人心而辅郅治之一大助缘也。故古之建大功、立大业，精忠贯日月、浩气塞天地者，多由学佛得力而来。莫不致力于庄严佛像、流通佛经、护持行僧，冀一切人民，同由住持三宝，悟入一体三宝，以至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。
——续编下．四川乐山县大佛陵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 民二十四年《灵岩故事》
陆、自力警策类

一切法门，皆须依戒定慧之道力，断贪瞋痴之烦惑。若到定慧力深，烦惑净尽，方有了生死分。倘烦惑断而未尽，任汝有大智慧、有大辩才、有大神通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亦不能了，况其下焉者乎？仗自力了生死之难，真难如登天矣。

——续编下．念佛恳辞序

48、一语不契　堕野狐身

宗门语句，勿道不悟，即悟而不善识机，以致误人，则自实得祸。前在迦叶佛法中，百丈山主人以一语不契机，致堕五百劫野狐身。至唐百丈怀海禅师座前表明其事，始得脱去。是知以宗语作儿戏逞口辩者，可畏之至。（三编上．覆张曙蕉居士书六）49、参禅如此　尚未了脱

参禅一事，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到。即做到大彻大悟地位，而烦恼未能断尽，生死仍旧莫出。现在人且勿论，即如宋之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喆，其所悟处，名震海内。而五祖戒后身为苏东坡。东坡聪明盖世，而不拘小节，妓馆淫坊，亦常出入。可知五祖戒悟处虽高，尚未证得初果之道，以初果得道共戒，任运不犯戒。任运者，自然而然也。未证初果者，要常常觉照，方可不犯。初果则自然而然不至犯戒。如耕地，凡所耕处，虫离四寸，道力使然。若不出家，亦复娶妻。而虽以要命之威力胁之，令行邪淫，宁肯舍命，终不依从。东坡既曾出入淫坊，则知五祖戒尚未得初果之道力，说什么了生死乎？

真如喆后身，生大富贵处，一生多受忧苦。既知其生大富贵处，又不明指为谁者，得非宋之钦宗乎？金兵相逼，徽宗禅音缮传也位于太子，始末二年，遂被金兵掳徽钦二宗去，均向金称臣，死于五国城。以真如喆之悟处，生于皇宫之大富贵处，此之富贵，也是虚名，一生多受忧苦，乃是实事。以大国皇帝，被金掳去为金臣，可怜到万分了。

草堂清后身，作曾公亮，五十岁拜相，封鲁国公。然于佛法亦甚疏远，未及东坡之通畅矣。

海印信，亦宋时宗门大老，常受朱防御防御武官名家供养。一日，朱家见信老入内室，适生一女，令人往海印寺探，则即于女生时圆寂。此语杭州全城皆知。至满月日，圆照本禅师，往朱防御家，令将女儿抱来，女儿一见圆照即笑。圆照呼曰：「信长老，错了也。」女孩遂一恸而绝。死虽死矣，还要受生，但不知又生何处。

秦桧，前生乃雁荡山僧，以前生之修持，为宋朝之宰相，受金人之贿赂，事事均为金谋，杀金人所怕之岳飞。凡不与伊同谋者，或贬谪，或诛戮。卒至死后永堕地狱，百姓恨无由消，遂以面作两条秦桧与夫人共炸而食之，名之为油炸桧。又铸铁像，跪于岳坟前，凡拜岳坟者，皆持木板痛打，又向其头其身尿以泄恨。后有姓秦的，作浙江巡抚，谓铁人于岳坟前被人尿，污秽岳坟，投之西湖，俾岳坟常得清净。自后西湖水臭，不堪食用。常见湖中漂几死尸，及去打捞，又沉下去。因兹出示，多来船舫，围而打之，则是铁铸之秦桧，与其夫人，并金兀术。知其罪业深重，仍令安置坟前，被人打尿。光于民国十年，至岳坟，仍旧尿得 污皂不堪。

夫以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喆之道德，尚不能了生死。而为大文宗、为宰相，已远不如前生。至喆老为皇帝，而为臣于虏廷，则可怜极矣。秦桧之结果，令人胆寒而心痛。以多年禅定工夫，后世得为宰相。一被金人之贿赂所迷，直成香臭、好歹、忠奸不知之痴呆汉。及至打尿其像，炸食其身，千百年来，尚无更改。参禅人以宗自雄，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，倘一念此结果，能不自反曰：仗自力与仗佛力相差悬远，曷若专修净业，以祈现生了脱之为愈乎？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，来生尚退步于前生，再一来生，又不知作何行状乎？（续编上．致广慧和尚书民国二十九年正月）50、虽有神通　难逃宿业

唐朝代宗大历间，有个隐士，叫做李源，舍宅为慧林寺，请圆泽禅师为住持。后李源想要去四川朝峨眉山，因约圆泽同去。圆泽欲由长安经斜谷，陆道去。李源要自荆州入峡，由水道去。两人意见不同，各有所以。李源不知圆泽之事，圆泽了知李源之心，恐到长安，人或疑伊想做官，便由荆州去。一天乘船到了南浦地方，因滩河危险，天未暮即停舟。那时有一妇人，身穿锦背心，负罂而汲。圆泽一见了她，便俛首两眼流泪。李源问道：「自荆州以上，像这样的妇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为什么生此悲感？」圆泽道：「我不欲从此路来者，就是怕逢此妇人，因为她怀孕三年，还未分娩，就是候我来投胎。现在见了，已是无法可避了。请君少住几日，助我速生，及葬吾山谷。三天之后，请来看我，我就对君一笑，以为凭信。十二年后，中秋月夜，到杭州天竺寺外会我。」说完了，就更衣沐浴，坐脱去了。李源后悔无及，只得把圆泽葬了。三天之后，就到那家去看，果然妇生男孩。因把详情告诉她，并要求和小孩见面，果然一笑为信。李源因兹无意往川，便回洛京。及回到慧林寺，才晓得圆泽在未行之先，已经把后事都嘱付好了，因此越晓得他不是平常人。

过了十二年，李源就如约去杭州，到中秋月夜，就在天竺寺外等候。果然月光之下，忽闻葛洪井畔，有牧童骑牛唱道：「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，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易性常存。」李源就晓得是圆泽的后身，就上前问道：「泽公健否？」牧童答曰：「李公真信士也。」便略叙数语。又唱道：「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话因缘恐断肠。吴越江山游已遍，却回烟棹上瞿塘。」遂乘牛而去。

如是看来，能晓得过去未来，和有坐脱立亡本领的圆泽，还不能了脱生死，逃避胞胎，何况我们具缚凡夫，一点本事也没有，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，要想了生死，是做梦亦做不到的。（三编下．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晚说）51、四僧转世　竟不信佛

清干嘉间（1736~1820），有三禅僧，为同参，死后，一生江苏，为彭文章，一生云南，为何桂清，一生陕西，为张费，三人，唯彭记得前生事。后入京会试，俱见二人，遂说前生为僧事。二人虽不记得，一见如同故人，成莫逆交。殿试，彭中状元，何榜眼，张传胪。彭也放过主考学台，然颇贪色，后终于家。何作南京制台，洪杨反，失南京，被皇上问罪死。张尚教过咸丰皇帝书，回回要反，骗去杀之。此三人，也不是平常僧，可惜不知求生西方，虽得点洪福，二人不得善终，彭竟贪着女色，下生后世，恐更不如此生矣。

又苏州吴引之先生，清朝探花，学问道德相貌俱好。民十年，朝普陀会余，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。以烧香过客，不能多叙，亦未详问其由。十一年，余往扬州刻书，至苏州一弟子家，遂访之，意谓夙因未昧。及见而谈之，则完全忘失了，从此永无来往。迨十九年，余闭关报国寺，至十一月，彼与李印泉，李协和二先生来。余问：「汝何以知前生是云南僧？」伊云：「我二十六岁做一梦，至一寺，知为云南某县某寺，所见的殿堂房舍，树木形状，皆若常见，亦以己为僧。」醒而记得清楚，一一条录。后一友往彼作官，张仲仁先生，尚知此人姓名。持去一对，丝毫不错。余曰：「先生已八十岁，来日无多，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庶可不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。」伊云：「念佛怎么希奇？」余曰：「念佛虽不希奇，世间无几多人念。顶不希奇的事，就是吃饭，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，此种最不希奇的事，汝为什么还要做？」伊不能答，然亦不肯念。伊问二位李先生，君等念否？答曰：「念。」伊仍无下语。至十二月三十夜，将点灯时去世，恰满八十岁。此君前生也很有修持，故今生感得大功名，大寿命。今生只尽伦常，佛法也不相信了，岂不大可哀哉！然此四人，均尚未有所证，即已有所证，未能断尽烦惑，也难出离生死。如唐朝圆泽禅师，晓得过去未来，尚不能了，况只去得好，就会了乎？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52、初谤净土 因病悔改

大智律师，初颇藐视净土，后读《续高僧传》，见慧布法师云：「方土虽净，非吾所愿，假使十二大劫在莲花中，受诸快乐，何如我在五浊恶世教化众生乎？」遂生诽谤。后因大病，始知毫无把握，遂发愿尽此报身，弘扬净土。二十余年，手不释卷，以净土为依皈。（三编下．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丙寅七月）53、大师示现 警示后人

若云证实相法，则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。南岳思大禅师，智者之得法师也。有大智慧，有大神通。临终有人问其所证，乃曰：「我初志期铜轮，即十住位，破无明，证实相，初入实报，分证寂光。初住即能于百三千大千世界，示作佛身，教化众生，二住则千，三住则万，位位增数十倍，岂小可哉！但以领众太早，只证铁轮而已。」铁轮，即第十信位，初信断见惑，七信断思惑，八九十信破尘沙，伏无明。南岳思示居第十信，尚未证实相法。若破一品无明，即证初住位，方可云证实相法耳。智者大师，释迦之化身也。临终有问：「未审大师证入何位？」答曰：「我不领众，必净六根。即十信位，获六根清净，如《法华经》法师功德品所明。损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」五品，即观行位，圆伏五住烦恼，而见惑尚未断除。蕅益大师临终有偈云：「名字位中真佛眼，未知毕竟付何人。」名字位人，圆悟藏性，与佛同俦，而见思尚未能伏，何况乎断。末世大彻大悟人，多多是此等身分。五祖戒为东坡，草堂清作鲁公，犹其上者。次则海印信为朱防御女。又次则雁荡僧为秦氏子桧。良以理虽顿悟，惑未伏除，一经受生，或致迷失耳。藏性，即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乃实相之异名。蕅益大师示居名字，智者示居五品，南岳示居十信。虽三大师之本地，皆不可测。而其所示名字、观行、相似三位，可见实相之不易证，后进之难超越。实恐后人未证谓证，故以身说法，令其自知惭愧，不敢妄拟故耳。三大师末后示位之恩，粉骨碎身，莫之能报。汝自忖度，果能越此三师否乎。若曰：念佛阅经，培植善根，往生西方之后，常侍弥陀，高预海会，随其功行浅深，迟早必证实相。则是决定无疑之词，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证也。又金轮咒法，不许问事，唯许问善根，问法门。而末世众生，无论有善根无善根，皆当决定专修净土，法门亦不须问。善根有，固宜努力；无，尤当笃培。则善根亦不须问。（增广上．覆永嘉某居士书五）54、即身成佛 谈何容易

在前清康熙乾隆年间，西藏的活佛到临终的时候，能晓得死后要去哪家投胎，叫弟子们到时去接他。且在出胎时候，亦能说他是某某地方的活佛。然而虽有这样本事，也还不是即身成佛。何以知道呢？因为如果真是即身成佛的，自然就能像释迦佛那样的，能说各种方言，一音说法，亦能令一切众生皆能会得。何以西藏的活佛，中国的语言，他就不懂呢？如此一件小事，就可证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。何况后来的活佛，死时亦无遗言，生时亦无表示，都是由人安排，拈阄而定的，那更是不必说了。

又修密宗的工夫，要成功，也是很不容易。如专求神通速效，不善用心，且还有遭遇魔事的危险，还不如念佛的来得稳当。民国十七年，上海有一皈依弟子，请我到他家吃斋，便说他有个亲眷，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，学问亦很好，已有五十多岁了，可否叫她来谈谈。我说可以的，于是就叫她来。等到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对她说：「年纪大了，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」她答道：「我不求生西方，我要生娑婆世界。」我便回答她道：「汝的志向太下劣了。」她又云：「我要即身成佛。」我又回答她道：「汝的志向太高尚了。」何以那个清净世界，不肯往生，偏要生在此浊恶的世界？要知道，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，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，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，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，实在是自误误人的。

还有两个要求生华藏世界的人，有一天，那个害了毛病，这个就去看他。后来因见他病势不对，就赶紧的叫他念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海会佛菩萨」，大家亦在旁边助他念。过了一刻，就问他看见什么境界没有。他答道：「没有」。这样的问过两三次，都说没有。到了最后一次，他就说道：「娘来了」。唉呀，这个问他的，才晓得他们如此靠不住了。因为在他的心里，以为念这样的佛号，和这样的希求，应当要看见华藏世界才对，为什么反见娘来的阴间境界呢？自此以后，他才回头来修净土法门了。要晓得华藏世界，是要分破无明的法身大士，才

能见得生得的。其余就是断尽尘沙的菩萨，亦没有分的，何况是具缚凡夫呢？就是《华严》会上，已证等觉的善财童子，普贤菩萨，还教他和华藏海众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极乐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可知净土法门，是无机不收的。所以我常说：「九界众生，舍念佛法门，上无以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，舍念佛法门，下无以普度群萌。」就是这个缘故。譬如天下的人，个个都要吃饭，亦个个都要念佛的。（三编下．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晚说）55、大阿阇黎 不如愚夫

汝年二十一，能诗能文，乃宿有善根者。然须谦卑自牧，勿以聪明骄人，愈学问广博，愈觉不足，则后来成就，难可测量。十年前，谛闲法师有一徒弟，名显荫，人极聪明，十七八岁出家。但气量太小，一点屈不肯受。初次讲小座毕，拜其师，其师并未说他讲得不好，但云音声太小，由此一语便生病。而谛公之人，一味令彼心常欢喜，故傲性日增月盛。后由日本学密宗，彼所发挥密宗之文字，通寄上海居士林登林刊。其自高位置，已是唯有我高。后回国，至观宗看其师。谛公云：「汝声名很大，惜未真实用功，当闭三年关，用用功方好。」彼一闻此语，如刀割心，即日便病。次日带病往上海居士林，年余而死。死后不久，光到上海太平寺，林员朱石僧来，问其死时景象。言糊胡涂涂，佛也不会念，咒也不会念。此乃显密圆通，自觉世无与俦之大法师，以不自量，仗宿慧根，作二十二三岁短命而死之胡涂鬼，岂不大可哀哉！设使显荫能不自高，谦卑自牧，中国学者，未能或超出其上者。光愍显荫以因此而死，为汝作前车之鉴。（续编上．覆游有维居士书 民国
二十六年）显荫，既通台宗，又得密宗真传，已是灌顶大阿阇黎。凡所与灌顶之人，通皆现身成佛。彼到死时，咒也不会念，佛也不会念。在彼平时，心中、语意中，每以法身大士相拟。到了临终，尚不如一字不识之老太婆、老实念佛者，为能安然念佛而逝之为愈也。（续编上．覆闵宗经居士书民国 二十年）56、固执此世 错失往生

前林彤炜居士逝后，余遂莘与光书，说其大略。光复书，恐彼说之庵，邮不能通，因寄与汝四婶慧渊，令其代转。以与遂莘一包书，信中说光为彼朝暮课诵回向一七，以尽师生之谊。以殊少暇，故未与其兄涤庵书耳。前日接其讣文，知其人过于聪明。今接汝书，知其以聪明自误处不浅。彼虽皈依光，实只见过一次，而所语亦无几句。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，当不至未见。而徒以大愿于此作功德为事，不以大愿求生西方为事。于命垂终时，已与姊妹同梦佛光银台。不于此时一心求生西方，反发此种植生死根之四大愿。于此可见彼平日绝不以光所说者为志事，由兹遂失往生之好因缘。而蒙菩萨加被而愈，及至恶梦现而病随发，幸临终尚有助念诸人。而由此深植生死根之愿，致犹不能得往生之征兆，为可叹也。胸部后冷，乃生人道之验。汝谓现身说法，彼岂是此身分？然能因彼之不能力求西方以自误，大家遂引以为戒，决志求生。则其利益，亦不让现身说法矣。至于追悼会，乃涤庵兄妹之情，按理所不应作。但以念佛求得往生为事。至于念经、拜忏、做水陆，光绝不肯一语提倡。以难得如法，只张罗场面而已。（三编上．覆志梵居士书三）古人如圆观，知过去未来，尚不能了。五祖戒、草堂清所悟之禅，今人何能仿佛，而且又复受生。是知：凡夫决定要修佛所开示之特别法门，则无论何等根性，均可了生脱死，以仗佛力故也。若仗自力，恐梦也梦不着。
——续编上．致阮和卿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
柒、念佛感应类

一句阿弥陀佛，即佛所证之无上菩提觉道。吾人若能以此名号自熏，久而久之，即能与佛气分相同。况此一句，无一人不能念。即或懒惰懈怠不肯念，闻大家念佛音声，亦有利益。两两比较，故胜于念经多多矣。以念佛最极简便。即不念佛者，闻佛音声，一历耳根，即种善根。由此一句佛号，灌入八识田中，将来遇缘即发。设使怨鬼恶病逼迫，念佛便能却之。所以凡具信心念佛的人，应当以此普劝修持。不独家人父子，应当劝导。即一切有缘之人，亦当如是劝导也。
——三编下．净业社开示法语
57、一历耳根 即种善根

念佛一事，约现生得利益，必须要至诚恳切常念。若种善根，虽戏顽而念一句，亦于后世定有因此善根而发起修持者。故古人大建塔庙，欲一切人见之而种善根。此一句佛，在八识田中永久不灭。佛在世时，一老人欲投佛出家，五百圣众，观其八万劫来，毫无善根，拒而不纳。其人在祇园外号哭，佛令召来与之说法，即证道果。五百圣众，莫明其妙，问佛。佛言：「此人于无量劫前，因虎逼上树，念一句南无佛，遇我得道，非汝等声闻道眼所能见也。」是知肯念佛固好，不肯念，为彼说，彼听得佛号，亦种善根，听久亦有大功德。

无锡近来念佛者甚多，一人会做素菜，凡打佛七，皆叫他做菜，彼日日听念佛声。后其子将死，即曰：「我要死了，然不能到好处去，你把你的佛与我，我就到好处去了。」其父云：「我不念佛，哪有佛？」其子曰：「你佛多的很。你只要说一声，我就好去了。」其人曰：「那随你要多少，拿多少。」其子即死。自谓素不念佛，何以有佛？明白人谓：「汝做菜时所住之屋，近念佛处，日日常听大家念佛，故亦有大功德。」此系无心听者，若留心听，功德更大。念经则无有重文，不能句句听得明白。即留心听，亦难清楚，况无心乎？可知念佛之功德殊胜。（三编上．覆张觉明女居士书九）58、消灾治病 有求必应

病有能医者，有医不能医者。能医者，外感内伤之病也。若怨业病，神仙亦不能医。念佛，便能令宿世怨家，仗佛慈力，超生善道，故怨解释而病即痊愈矣。外感内伤，念佛亦最有益，非独怨业病有益也。江易园作校长，因极力教授生徒，致用心过度，得病甚重，中西医俱无效。彼向不知佛法，江味农来看，谓医既不效，则不须再医。当至心念佛，即可痊愈。易园信之，病遂痊愈，故所以极力劝人念佛耳。后回家，有一亲戚，年近七十，双目失明，易园劝彼念佛

，未至一年，其目复明。今夏婺源江湾地方旱，易园劝大家念佛求雨，不七日，即得大雨。一方之民，踊跃欢喜。易园遂起佛光社，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，亦拉光为会长。可知念佛一法，随在何事，皆可成就。（增广上．覆冯不疚居士书）59、妾才发心 夫即病好

一弟子罗济同，四川人，年四十六岁，业船商于上海。其性情颇忠厚，深信佛法，与关絅之等合办净业社。民国十二、三年，常欲来山归依，以事羁未果。十四年病膨胀数月，势极危险，中西医均无效。至八月十四，清理药帐，为数甚巨，遂生气曰：「我从此纵死，亦不再吃药矣。」其妾乃于佛前恳祷，愿终身吃素念佛，以祈夫愈。即日下午病转机，大泻淤水，不药而愈。（增广下．寿康宝鉴序）60、佛七加被 病得痊愈

去年李云书居士，因其弟妇病重，来太平寺欲作佛事。我劝他打念佛七。其弟妇之病，经许多医生医不好，末后一医生悯其受苦难堪，令吃快活药以速死。云书因为设法求佛加被，故此来与光商。光令打念佛七。不久光回山，亦不知得何利益。至今年四月初七，光往居士林看谛闲法师。李云书亦来，言去年当打佛七第一天，他的弟妇得了一梦。梦见在三圣堂同僧众在一处念佛，工夫甚久，且甚清爽，病遂渐轻。云书对彼说；「我在太平寺为你念佛，不是三圣堂。」彼弟妇言；「不是太平寺，是三圣堂。」后来打听方知太平寺是普陀三圣堂下院。可见有病之人，若能念佛，必蒙佛力加被，令病痊愈。此其明证者一也。

今年七月间，李云书自己有病，当病重时，请数居士念佛，后以昏迷不懂人事乃止。继思去年弟妇打佛七事，着人至太平寺访我，及真达和尚。因我二人同在普陀，遂寄信祈来沪打佛七。以七月间普陀香市已过，时正清闲，遂在普陀三圣堂打佛七，择于七月十四日开坛，二十日圆满。光十三日即与云书信，十七日彼回信，云已好了八九了。现在李云书病体全好，只是体气尚未复原。李云书如此重病，藉佛七加被，得以痊愈。灵验如此，此其明证者二也。（三编下．净业社开示法语）61、纯心念佛 灯出舍利

杨佩文，江苏淮安县城人，年四十四岁。向读书训蒙，近亦辍馆。今夏六月下旬，以孙未周岁而殇，颇痛惜。一居士劝其入普济莲社念佛，并令阅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等，顿生信心，念心颇纯切。至九月下旬晚课时，见佛前油灯，结一莲花。花心有一黑珠，后花落而珠流于案。大如粟米，色如翡翠。颇以为异，而不知其为何物。遂持至莲社，亦无识者。十月中旬，以书并此舍利寄光，求证明。光即以小磁盒盛之，令护关师及三四俗弟子看。时其质，大于初开封时有二三倍。亦不甚介意，即供于佛前。次晨早课毕视之，已无有矣。遂即报书彼莲社，谓此系精诚所感之舍利。昨看毕供佛前，今晨视之无矣。或复归原所，祈为详察。后得彼书云：「莲社家中，俱无所有。」而佩文愈生正信，知佛法不可思议，求皈依。因为取名慧潜。盖取颛蒙念佛，即可「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」之意。外道谓精气神炼之久久，则成舍利。宋人刻《龙舒净土文》板，及绣经，于刀下针下得舍利。及此灯花之舍利，是谁之精气神所炼者？应以舍利身得度者，即现舍利而为说法。（三编下．杨佩文居士得舍利记民国廿二年冬至日）62、改恶迁善 念佛病好

治疟疾方，并无秘诀，凡识字人均可依方而写。无锡一当兵的坏人，曾在袁总统下当亲兵，遂习成坏性。吃喝赌冶游全来，烟瘾甚大。将及饿饭，眼已看不见，年已五十七八。其兄死，秦效鲁去吊，见其苦况，极力劝诫。其烟酒肉，即日尽断。日常念佛，眼遂好。居然成一善人，提倡念佛。乡人不敢与往还。后疟疾大发，彼一一为治，通好，从此乡人皆相依从。四月间曾带十余人来皈依，居然一老修行居士。此人姓华，名贯千，已六十四五矣。若此人者，可谓勇于改恶迁善矣。（三编上．覆张觉明女居士书八）63、持珠念佛 遇难呈祥

无锡杀县长，关城三天，捱家搜检，令全家通走出去，彼搜检得好东西，都拿去，谁也不敢响。袁丽庭家中许多人念佛，口口兵不来。其家有几次搜检者，则好东西通被他拿去。

苏州失守时，口口兵奸淫妇女，惨不忍闻。一女弟子以母死灵柩在家，不忍逃，关门念佛。口兵打门，见她念佛，不污辱她。指其箱，令开翻翻，不拿一物而去。若不是念佛，六七十岁的老人，尚污辱，况此三十余岁之少妇乎？城门上检察极严，女人也要通身揣摸。持珠念佛者，多不过为严察，亦有不察令去者。

念佛乃乱世之救难救命妙法。口口人信佛，但是持珠之男女，必不过为虐待。当令一切人皆念佛。凡出外皆持珠念，即要拉夫，也会放过。芜湖一弟子吴沧洲，乃军官。民廿四年在绥远打仗，被口兵捉到，脱衣检察，见项挂念珠，随示敬不检。领见司令，司令乃彼在口口学堂之教员。曰：「你也来了。」吴云：「我来参观参观。」司令令放他去。若不是这挂念佛珠，则性命便死于兵手，还有司令领他见乎？此现在逢凶化吉之无上妙法也。（三编下．覆净善居士书四）64、鬼来逼恼 念佛即好

通州王铁珊，前清曾作广西藩台。其地土匪甚多，彼设计剿灭，所杀无算。前年得病，合眼即见在黑屋中。其鬼甚众，皆来逼恼，随即惊醒。如是三昼夜，一合眼即见此象。人已困极，奄奄一息。其夫人劝令念佛，随念数十声即睡着，因睡一大觉。而精神渐健，病遂痊愈，即长斋念佛。（增广上．覆包右武居士书二）65、鬼来索命 念佛即去

宋朝陈企杀过人，一日见其人来，知来索命，急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怨鬼即站到不前来。愈念的很，怨鬼即去。陈企遂认真念佛。又活数十年往生西方。尚回来附其孙女身，说他往生事。家人谓汝在家，未画像。肯现像，当画以供养，便现西方之像。（三编下．覆净善居士书四）66、诚心求佛 幸免抢劫

倘肯志诚念佛，求生西方，生前殁后，均有不可思议之利益。昨一女弟子来，为一姓汪女弟子带些食物。言汪氏前两月，一日初黑，忽来二十余强盗，各持手枪来抢。其屋楼上下住七家，彼在楼中间。因将电灯熄却，其夫妻跪佛前求。而佛前之灯，若有一人吹灭。强盗打门不开，遂不打。余六家通抢了，唯彼未失一物。可知念佛之人，平常尚能逢凶化吉。况临命终时，往生西方之利益，比此大得不可说其形相倍数乎？当劝彼常念为幸。（续编上．覆刘德护居士书 民国 二十年）67、佛光加被 强盗不见

民十九年，苏州一后生，年廿四，名郭振声。在苏州景德路，开合法纸店。陪其本家一老人，来报国寺皈依。光与彼说，现在是一个患难世道，当常念佛及念观音圣号。彼廿四岁大胖子，哪肯听受。次年腊月往上海，战事起，不能回苏，过年还打，不知何时才结束。火车路已断，坐小火轮绕嘉兴回苏。来去均有强盗抢，彼遂常念观音圣号，但默念不出声。夜间强盗来，彼在下舱。下舱有许多穷人，强盗上舱搜刮完，到下舱，穷人的钱通搜去。其人大胖子，穿的皮袍子，强盗并不问他。一船人通抢光，唯他一个不问。乃佛光加被，强盗不看见耳。（三编下．覆净善居士书四）68、相见不识 幸免于难

去年一弟子曹运鹏，在安徽广德作县长，因办一案杀过人，其党侣谋报仇。彼于十一月间退回上海，至腊月十三来十人至其家，问彼在否。其妻言出外去，其妻与女十九亦皈依光，见其形势，志心念观音。匪搜其箱得二千元一折子，及百余元现洋，遂坐其家候彼回。彼回家，见十人各执手枪。问其所以，言特来报仇。问为何事，言为办杀彼之人。问以何故行杀，遂言由上宪发来令杀。彼云此系上宪之命，非曹某自杀。匪徒不以为然。问汝等可认得曹某否，云认得。相谈许久，匪徒不耐烦，谓大家曰：我们且去，明天再来，遂去。曹运鹏与匪谈说许久，问认得否，言认得，而竟不认得。且不问汝是甚么人而去，期以明日再来。匪去后，运鹏打电话于银行，令勿给钱，恐匪又来，挟家同往青岛去矣。此种感应，多不暇书，能实力持念，决定逢凶化吉。（三编上．覆谢慧霖居士书十四）69、大声念佛 老虎逃去

傅邹仁显，江西清江县东郭村，傅春浦居士之妻。其夫春浦生西事，再见本附录之末。为人慈祥笃实，刻苦自励。信奉三宝，念佛不懈。居士逝后，伶仃孤苦，孑然一身，失其所依。屡经春浦居士友人，为其筹划食住事宜，迭遭逆境。二十八年五月间，经人送入距樟树镇十数里石坡里清净庵居住。仁显念诵精勤，暇时上山打柴售卖，以谋升斗之米。该乡人大多不闻佛名，见仁显如此修持，咸与亲近。有患病者，仁显为之诵经施药药由余敬西居士制送，辄有奇效，十愈八九。一日，早课后，照常上山检柴。柴已捆好，肩荷而行，瞥见寻丈前芦苇内，一物如牛。适村中二猪游于是地，该物即攫其一，势将啖食。仁显见之，即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初不料此物，即将猪放下，任其逃去。该物炯然两目注视仁显，仁显熟视，始知虎也。此时念佛虽然不辍，几不成声，惊惶失措，不能举步。山下数十武，即有农民耕田。当虎来去之时，农民均已看见，仁显念佛，亦皆闻悉。猪逃回家，适走田塿上过，鲜血淋漓，农民均惊异。佥以此猪能从虎口逃出，诚大奇事，然念佛人，或遭不测。正当猜想之时，闻断续念佛声，仍然在耳。群乃循声而往，见仁显虽呆若木鸡，而念佛如故。众趋而问讯，仁显始复常态，历述颠末，弃柴而归。经此遇虎念佛解脱猪厄之奇事后，石坡里人，方知佛力不可思议，信仰者由此日众，檀施者亦不乏人。初次布施者，即脱虎口猪之主人翁。该猪现仍长畜如常云。此记，从余敬西居士多次来函中，缀集而成。（续编下．跋傅邹仁显念佛感虎舍猪记后）70、从军念佛得全身命

安徽沈翊仙居士，向不知佛。丙寅春，金陵起金光明法会，遂入会随喜，读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，觉义理精妙，愿常受持。因请一部，日诵一卷，十日一周，周而复始。夏间从军赣地，军事纷繁，不能诵经，但默念阿弥陀佛，及观世音菩萨圣号而已。八月赣战失利，全军覆没，唯彼一人，得全身命。方知佛慈广大，感应无差。奈芸芸众生，不但不生信向，反从而毁谤之，致令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莫由亲受。喻如杲日当空，普照万邦，彼戴盆者，莫见光相，可不哀哉！后得《印光文钞》，乃知净土法门，为一切若凡若圣，现生即得了生脱死之道。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，较彼仗自力断惑证真竖出者，其难易天渊悬殊也。冬初归家，特辟静室，供佛，及观音圣像，晨夕礼念，以期消除宿业，增长善根，生为三业清净之人，没登九品宝莲之位。以书致光，祈为作记，因将佛菩萨平等大慈大悲，愍念众生，及众生向背不同，致有得受覆被与否之义，书以赠之。以冀无信心者，即生正信；有信心者，益加修持。（增广下．沈翊仙居士脱难记）71、在军十年 未带一伤

民八九年，一军士杨某，人极忠厚好善。在陕镇嵩军中，作营官，吃长素，能背诵《金刚经》，日念数遍。在军十年，打仗四百余次，通身大小未带一伤。初欲告退，以刘镇华、憨玉琨，皆属同乡，不许彼退。一年开往河南打赵倜，彼遂私遁。从兹朝五台、峨眉、九华、普陀。至普陀，住法雨寺，与光言及彼之心行。惜无学问，未能阐扬大法，随机利人也。（续编上．覆姚维一居士书 民国 二十年）72、通皆炸毁 人佛无恙

今水、邓、裴、杨四位均莅兰办公，提倡念佛，实为甘地之幸。甘地佛法，久已绝响，近数年来，渐渐兴复。杨汉公极力提倡，惜陇右乐善书局，大院住兵，彼住小院中，殊为不便。又有郭汉儒、柯慧憨，皆颇真实修持。前年火药局炸之日，一弟子李仙涛之烟厂中人，通往明水楼看戏，只副经理之子一人在厂。马昆山厂中，全厂去完，无有一人。药局一炸，几条街通崩塌尽净。仙涛厂经理之子所住之屋，一无所损。昆山厂中供佛一间，一无所损，玻璃均未破裂。仙涛虽有信心，尚未极力修持。昆山因仙涛之劝，始皈依，未至一年。此事实可以发起地方之信心。何鸿吉在甘谷，亦颇提倡，三年前虎疫，不入其境。郑哲侯于六十岁前，与佛法为怨家，六十岁见光《文钞》，遂生信心，吃素念佛，今在平凉极力提倡。秦安邓尧臣，李文湛等，

均各提倡。世乱已极，民不聊生，夙有正知正见者，皆知佛所说之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理事，真实不谬。咸欲出此五浊，登彼九莲，故一闻佛化，翕然顺从。今又得水、邓、裴、杨四位提倡，将见佛法大兴，人心向善，礼让兴而干戈息，净社启而国运昌，可预卜矣。（三编上．覆岳明寿居士书）73、凡念佛处 疫不入境

念观音，不独邀净友念，当于村中及近村宣告，无论老幼男女，通皆吃素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大家各人在各人家里，一路做事一路念。于行住坐卧中常念，决定可以不遭瘟疫。前年各处虎疫甚剧，陕西澄城县寺前镇附近，死数百人，一弟子村中有五六十家，人皆令念，只死两个坏人，余均无恙。甘肃甘谷何鸿吉居士提倡念佛，凡念佛处，疫不入境。汝邀净友念，是小办法。教全村中老幼男女念，是大办法。顶好吃净素，如其不能，亦须少吃。即未吃素，亦要念。当此凶险之时，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为能救护。彼怕死愿安乐者，当不至犹不以为然而忽之。（三编上．覆穆宗净居士书二民廿四 元月初四）74、经此二险 大启信心

江西吉安吴南浦居士，本宿根深厚，自少经商沪滨，心存慈善。奈全不知佛法，反目信佛为迷信。其室人张氏，虽具信心，而又不识邪正，从而相劝，亦难启发。民国二十年，被匪绑至匪窟，愁苦交迫，寻思无计，遂忆及张氏劝信佛法之语，因而望佛慈救，冀出匪窟。讵知佛法不可思议，佛慈如母忆子，感应道交，捷如桴鼓。忽来巡捕，为救旁人之票，误走地方，即将伊救出，不费分文，安然脱险。乃知佛法有灵，略启信心，遂往普陀等处进香礼佛。

二十二年，与室人张氏，偕一子，乘汽车，行至途中曲处，忽一西人少女，从旁横来，适与车撞，被车横压，仆跌车下。伊父子三人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汗流浃背，意谓此女已成三段。急念观世音菩萨，以期佛慈加被解救。及停车下看，但见该西女，仰卧车下，恰在四轮当中，随车拖走数十步。一时巡捕市民云集，该女父亦寻至。将女援起，只见其满脸通红，了无伤痕。旋经检验，毫无损伤，女即随父而去。

居士经此二险，大启信心，二十三年，特来向光求授皈依，遂为取法名曰慧云，张氏法名曰慧贤，继而进受五戒。从此信心真切，精进修持，复在灵岩各处广作功德。又数男名下，连得数女孙，艰于男孙。至二十四年，适居士六十寿期，长儿媳遂生一麟儿。各亲友群相道贺，居士因已长斋奉佛，则自己寿诞，及孙儿弥月，皆用素筵，毫不动荤，以为戒杀吃素倡。今复以千圆印净土五经，赠送结缘，请光述其信佛因缘而为之跋。普愿未发信心者，见闻起信，已发信心者，因而增长。必期人人信佛，同生西方，同圆种智，以慰诸佛普度众生之本怀焉。（续编下．印送净土五经跋民二十六年）75、菩萨加被 瘫子病愈

明崇祯辛巳，当涂县官圩，有山东一瘫子至。以手代足，乞食于市，人多厌之。瘫者虽病而负气，被骂詈，辄不平。闻塘桥庵，有修行僧曰水谷，往诉以乞食艰难之苦。谷曰：「汝能发心出家，仗慈悲大力，或有施主。」瘫子从之，遂剃发，受斋戒。虽行乞，不茹荤血。虽被辱骂，安忍而受。谷又教以念观世音名号，兼持准提咒。受持逾二年。戊子秋，忽梦一老妪呼之曰：「汝起汝起。」瘫子云：「我是瘫子，何能起？」老妪以手扯其两足，觉直而不拳。晨起瘫病遂愈，居然一昂藏之僧矣。取号曰半崖，遂有供养之者。出唐宜之已求书。观音大士，唯以寻声救苦为事。从古至今，其蒙感应而离苦恼者，何止百千万亿也。而载籍所传，乃亿万中略见一二而已。（增广上．致谛闲法师问疾书）76、诚念观音 双眼复明

戚则周之女，年十九，双目失明，伸手于前，亦不见。来信以告，时彼在山三圣堂，得信即欲回家，送其女于杭州尼庵。光令写信与其女，令至诚念观音圣号，未一月亲自写信告愈矣。（三编下．覆章道生居士书三）77、诚念观音 痼疾得愈

一女人于十六岁时，得气疼病，每日必二三次发，发时辄疼得要命，今年五十六岁，来求皈依。光令至诚念观音。并与一药方，即《文钞》中戒烟方，但不加烟。彼即熬一料，头一次吃，气便不疼。四十一年之群医莫能为力之痼疾，一经一次吃药，即完全好矣。非至诚念菩萨名号故，得遇此方乎？（三编下．覆章道生居士书三）78、圣号易称 念即病好

若前二次之救国举动，光不禁心痛。舍简求繁，舍易求难，舍无耗费而大耗费，卒至会念者寥寥，其为益能不寥寥乎？今年有一小女年九岁，得一怨业病年余，中西医看之无效，光令念观世音菩萨，并令饮大悲水，兼洗其患处，旬余即
愈。一小男十一岁，亦如是。当大急难时作佛事，当愈简便愈有益。故曰：愈病不在驴驼药，救急还须海上方。（三编上．覆谢慧霖居士书二十一）79、默念观音 身自脱险

洪杨之役，江西木商袁恭宏，被匪所获，缚于客厅柱上，门上加锁，俟时而杀之。渠自意必死，乃默念观音圣号。良久入睡，醒而身在野地，仰首见星辰，遂得逃脱。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80、心念圣号 刀不能伤

念佛一法，最易得益，以文少而易念。即有人持刀欲杀，亦能念，念即得益。苏州杨鉴庭因于城门向东洋兵鞠躬，心念观音圣号，其人不喜鞠躬，即以刀砍下，此盖前生怨家，今以破头皮了之。及至头，则成平的。头皮已破，血流许多，而顶骨一毫莫伤。若非刀转为平，则头已成两块矣。是知最危险之时世，当以念佛为主。（三编上．覆陈慧恭居士书）81、观音救度
幸免于难

山西闻喜县，一弟子叶滋初，骑骡行于大岭间，一边高峰，一边深涧，雪冻成冰，骡滑而跄，遂跌下涧，半崖有一株大树，恰落到树之中间，得以无虞，否则粉身碎骨矣。此树何由而有，

乃观音所示现也。

又民十七年，宁波蔡仁初，于沪开五金玻璃店，人极淳厚，与聂云台善。云台令常念观音，意防绑票，仁初信之。一日，将出，自己汽车在门外，绑匪以手枪赶开车者去，匪坐其上。仁初一出即上车，随即开去，方知被绑，乃默念观音，冀车坏得免。已而轮胎爆裂，车行蠕蠕。再前行，油缸炸破，车遭火焚。匪下车恨甚，向之开三枪，而蔡以三跳免，遂乘人力车归。其年六月，与其夫人，同至普陀皈依。

又张少濂，为某洋行经理，素不信佛。一日，坐汽车行于冷静处，二匪以小六门赶开车者去。张云：「君上车坐，令彼开往何处即已？」二匪人各持手枪向张。张默念观音，行至闹热处，适有二人打架，巡捕吹啸，二匪跳下车逃去。盖以念观音之故，致匪误会为捉己故也。其舅周渭石，先皈依，一日请余至其家，少濂亦皈依。又镇海李靓丹之子，为洋行买办。得吐血病二年，有时吐，即不吐时，痰中亦当带血。一日，为匪绑去，靓丹畏惧异常，全家念观音求救，复请法藏寺僧助念。后匪索银五十万圆，李家只允五万，匪魁谓非五十万不可。然每说五十方时，头即作痛，竟以五万圆赎回。且自匪绑去，不但不吐血，连吐痰也不带血了。二年多之痼疾，由被绑而全 愈矣。（三编下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82、深蒙加被　而不自知

观音大士，恩周法界，随类现身，寻声救苦，多有深蒙加被，而不自知者。今夏五月，以所印之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，寄苏州西林居士陆寿慈。彼阅至第二卷「救苦门」，不禁有感于中。方知幼时难地获生者，皆大士慈力加被也。遂略叙其事，函致于光云：

予家太仓，少孤，赖祖母寡母教养。母持观音斋，常诵观音经、大悲咒。咸丰十年，予年十四，值粤匪屡陷各城，从母胡太君，挈吾家三口居乡间伊宅，未几城陷。予携篋有大悲忏，从母之妣张太君，命予钞其咒文，由是记诵不忘，日念若干遍。及从母他徙，即依三图毛姓亲戚住。至秋，贼大出，肆掠焚杀。一日午餐，适贼至。祖母年高不能逃，予随母逃向后园竹丛中，贼持矛后追，予母子急跳于河，适有树根，且捉以待，见贼向竹中乱戳一阵而去。闻背后人声，回顾见数贼立河干，摇旗呼哨，若绝不见吾母子者，少选贼去，乃出。及今思之，犹不胜惴惴焉。次年十月，将绝粮，贷钱千四百，雇船往璜泾访族祖竹楼翁。未至而日已暮，船夫推予上岸，并掷所携物于岸而去。日暮途穷，无可为计，不禁痛哭。村媪袁太君怜之，令宿其家。次日命其子伴予谒竹楼翁。翁固贫士，急公好义，有声庠序，聊借行医，以期糊口。一见甚欢慰，许为设法，令多待几日，遂居袁氏月余。及翁资筹妥，送登海船，因到上海，承亲戚引至南门外翠微僧舍，时李相国统兵驻此，得由佣书以进。太平后迁居苏州，勉成家业，得免为沟中瘠，幸哉。感念从母、袁媪、及族祖之恩德，不啻生死肉骨，终身不敢忘，犹不知经咒之感应也。今读《大士感应颂》诸事迹，始知脱离锋镝，每遇急难，辄逢善人，皆由吾母持斋诵经，感菩萨大慈悲神力覆护之所致也。《普门品》云：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，于苦恼死厄，能为作依怙。」信然！（增广下．陆西林居士感应记民国十五年孟秋）83、因念圣号　顺利生产

湖南马舜卿，系回回，回回之皈依者，唯此一家人。彼夫妇与五儿女，皆函祈皈依者。民十八年秋，来信言：彼妇生五儿女，初二次尚平安，三次即血崩，四五次更甚。今不久要生，倘再血崩，即无命矣，祈为说救济之法。光令志诚念观世音菩萨，临产虽裸露不净，切勿以为不可念。又须出声念，不可默念。彼又祈为胎儿预取法名。光信到，彼夫妇同看，其妇即念，次日即生，生时仍念，安然无苦。彼即回信言：出于意料之外，菩萨真可谓大慈大悲也。（续编上．覆宅梵居士书民国 二十一年）84、婆念观音　鬼去儿生

湖南一女人生产，怨鬼附体，发狂大笑。咬自己手上肉几口还笑。其公婆看见，没办法，遂大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其人遂若呆不笑，而儿子生矣。盖志诚念观音，怨鬼遂去。（三编下．覆净善居士书四）85、家念观音　妇活儿生

苏州一贫家妇，生子死去，其夫到医院请西医来开肚皮，西医要二百元，方肯开。其家办不到，西医去。隔壁乃开医学馆之馆长家，伊夫妇皆皈依光，其妇闻之去看。令其家念观音，伊亦帮他念。不久产妇活而儿子生矣。（三编上．覆王悟尘居士书三）86、急念观音　布去儿生

吾一弟子，数年前在四川，至一友人家，闻妇人叫得伤心，因问何故？曰：「妇生子已两日生不下，恐命不能保。」彼谓：「急令产妇念观世音圣号，汝于天井，焚香跪念，管保即生。」其人即与妇说，又复自念，未久儿生，妇犹不知。及闻儿哭，方知已生。妇言：「初欲生时，见一人以布兜其下体，故生不出。及念观世音圣号，见其布已脱，故生出尚不知，闻哭方知已生耳。」（续编下．重印达生福幼二编序民十八年）87、观音加被　病好儿生

观音大士，誓愿洪深，慈悲广大。于十方无尽世界，普现色身，随机说法。诸大乘经，悉载其事。然即就此方应凡夫机，所示之迹，亦复多难胜数，妙不可测。况普应六道，及界外三乘之大机乎？若非圆证法身，何能有此大用。锡周居士陈性良，沐恩甚深，报恩心切。拟欲同人，咸深感想。因建水泥牌坊一座于海岸。盖欲示人以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生死海中，唯有大士可为恃怙。因略叙伊沐恩之事，勒之贞珉。瑁企后之来哲，同生信心，同蒙覆庇。庶可即妄明真，消人我之幻执。识心达本，证寂照之佛性矣。

锡周居士，赋性忠厚。初唯讲求儒道之旨，于如来大法，及三世因果之理，尚未深信。夫人胡氏，宿有信心。礼佛诵经，寒暑疾病，修持不懈。年三十余，长子不育，行善益力。不久复有娠，将及诞期，乃得大病。二十九日不进饮食，不能言语，不能转侧。身瘦如柴，体热如火。

名医束手，殆无生理。一夕夫人梦一老媪，手持数茎莲花。谓曰：「汝由宿业，膺此恶疾。幸植善根深，以故我从南海，来安慰汝。」随以莲花周身拂拭，曰：「拂汝业障，好生嘉儿。」遂觉身心清凉，爽快莫喻。因即苏醒，通身流汗。而热退身安，颜色温和。直与好人，等无有异。次日即生一子，适为三月三日上巳嘉辰。经此烧热饥饿二十九日，而儿体丰满庞厚，与无病者所生无异。今年此子已十岁矣。噫嘻异哉！居士荷蒙大恩，直同生死肉骨。方知佛经所说菩萨不思议利生之事，真实不虚。……由兹信向之心，十分恳至。（增广下．普陀海岸道头创建水泥牌坊重修回澜亭碑记代了余师作）88、只念二字 安然而生

寿昌经禅师，闽人，生时难产，其祖于其窗外念《金刚经》，只念出「金刚」二字，即安然而生。其祖喜，因为取名慧经，冠亦不另取名，后出家亦不另取名，此乃明万历间高僧。是知女人临产，当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无一不安然而生者。要出声念，不可默念。旁边照应者，亦出声念。切不可谓临产裸露不净，念之恐获罪咎。须知此
系性命相关，无可奈何，非平常能恭敬而慢忽不致恭洁者比也。光前数年绝不说及此事，后屡闻难产殒命，并愚人因家有生产，平素念佛之人，不敢在家住，须过月余方归，谓血腥一冲，前功尽弃，此种胡说巴道，诚可怜悯。故近数年常与人说之。依而行者无不应验，可知菩萨真大慈悲也。（三编上．覆罗智声居士书三）念佛一法，如阿伽陀药。梵语阿伽陀，华言普生，亦云总治，以普生总治一切病故。念佛一法，能除八万四千烦恼，亦复如是。所以念佛法门，包罗万象。一切诸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诸法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以其为诸法总持，故得无法不备，无机不收也。佛唯欲众生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然众生根机不一，心愿各别。或有众生求福、求寿、求财、求子等，只要心诚求之，有求必应。此虽是世间法，然接引下根，渐种善根，故亦满愿。若论佛之本意，唯欲众生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仗佛慈力，临终接引往生西方。一得往生，便出三界轮回之苦。从兹渐进，以致成佛，方为念佛究竟实义。
——三编下．净业社开示法语
捌、往生记实类

弥陀如来在因地中，发四十八愿，愿愿度生，中有「念我名号，不生我国，誓不成佛」。今者因圆果满，故「我今念佛，必得往生。」——三编下．净土法门说要
89、白鹅念佛 双双往生

云南张拙仙来函，言其外孙，生一年零八月，于四月间念佛而逝。平时常到佛堂拜佛已，即围绕念，余事皆不顾。

又其次女出嫁时，婿家送双鹅行奠雁礼，彼即放生于华亭山云栖寺，已三年矣。彼二鹅每于晨昏上殿做课诵时，站殿外，延颈观佛。今年四月，雄者先亡，人不介意。后雌者不食数日，彼来观佛，维那开示，令求往生，不可恋世。彼遂为念佛数十声，鹅绕三匝，两翅一拍，即死。拙仙因作〈双白鹅往生记〉。

噫异哉！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鹅尚如是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（三编上．覆周伯遁居士书二）90、投河而死 直立而生

江苏如皋，掘港，陆紫卿，稍通文字之农夫。夫妻子女均皈依。其女出家，仍在家住。其子出家，未几死。其出家衣服戒费，及送终费，皆彼供给。意欲以田产卖尽，做功德，以免有所挂念。田已卖矣，其兄知之，令其赎回。其兄以弟无子，当以己子承继，谋家产起见，势极凶勇。不得已，觅乡长说其事。其田定规卖得便宜，故乡长不肯令赎。其人进退两难，从乡长家出，即投河而死，其尸直立水中，面西合掌。其家知之，往迎其尸。因寄信灵岩当家，祈于念佛堂立一牌位，方知其事。此去年腊月八日事。世有立化者，然亦不多。德超，投河而直立河中，较彼平地立化者，为奇特。设非通身放下，决期往生者，能如是乎？（续编上．致广慧和尚书民国二十九年正月）91、女中丈夫 正念往生

崔母孙夫人者：注川处士之德配，祥鸠、祥鹍、祥鸿之生母也。其性情沉默淳厚，其行事勤俭宽和，其孝亲相夫，持家教子，济贫恤困，戒杀护生，皆足为闺壸仪型，女流师范，非宿有善根，岂能如是耶！而且笃信佛法，虔受归戒，年逾七十，精修净业，其子祥鸿，多方辅助，故得预知时至，正念往生，可谓女中丈夫，火里莲花，不辜佛化，不负己灵者矣。彼世之须眉丈夫，多才多艺，自命非凡者，及乎临终，则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，依旧轮回于三途六道之中，岂不大可哀哉！（增广下．崔母孙夫人往生传发隐）92、全家助念 得遂往生

吴廷杰之往生，得力于全家助念。其全家能助念者，由慧衷习闻汝说助念之利益，及瞎张罗之祸害而得。致令廷杰于念佛声中，安详而逝。逝后面容光润，手足伸直，一方之人，咸皆惊异。可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心力不可思议。一切众生皆具不可思议之心力，由无佛力法力加持，则只能造业，不能得其受用。徒具佛性，了无所益。一旦闻善知识开导，归命投诚，与佛慈誓，感应道交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回视六道往还，如轮上下者，不胜怜悯也。（三编上．覆独山杨慧芳居士书一）93、随缘修习 助念得生

刘晓愚居士：名景烈，江西赣县人。少年留学东瀛，与蔡公松坡等同学。光复后，曾任第一届国会议员。民六七年间，任职方司司长。从堂兄好愚居士，名景熙者，乃赣州大绅，素尚佛学。故居士少时，对法门亦肯护持。城中寿量古
刹，颓废已久。民国初，土人藉办国民小学之名，并谋得全占字据，盘踞其间。后由居士发起，请大春和尚兼任住持，藉资保护。及民八九年，寺与该校涉讼，均由居士德望所及，一倡百和，靡然风从，凡地方绅、商、学界各正士，一致主张公道，遂将学堂迁出，保全寺基，及赎

回田租若干。至二十二年开马路，该寺适当路线，已定中为大马路，两旁作小菜场，全寺尽毁，万无保存之余地。缁素已至山穷水尽，知森昔日佐助大春和尚，与该寺向有因缘。其时在苏随侍印老，必识有力护法，函请设法挽救。适居士亦由避难来苏，已皈依印老法师，吃花素，修净业，法名德诚。森为二十尺之铁质大士法相起见，奔走呼号。得以达到保全，进而重兴者，亦得居士赞襄之力不少。迨其二十五年回里，寺事尤多赖维持。但因公私众务纷繁，信心虽发，实行难专。每日不过少时功课，随缘修习而已。至二十七年秋末，因宿世今生杀业所感，又发生大病。当身未皈佛时，喜打鸟网鱼，杀害许多生命。民十几年时，曾生对口疮，病势危殆，痛苦之极，遂发愿断此恶习。因念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忽凭空闻香，病遂渐愈。缠延日久，痛苦难堪，令其子发庄，汇洋数百圆，嘱森供养印老，及代作其它功德。森办理后，回函劝其长素，闻至年底始实行断荤。延及二十八年三月，病势日重。幸妻妾子媳，皆印老之皈依弟子，均知临终助念之紧要。乃于十七日，向寿量寺，请二僧为之助念。至十九早晨，居士自知当辞尘世，遂令抬出庭前，一换空气。唤兄弟嘱咐后事，并令长子发庄，跪听遗嘱。说毕，众见面色特异，即仍抬回卧室。二僧与家人，同声助念佛号。发庄敬捧阿弥陀佛接引像，请其观看。因大病初起，仍为颈项外症，致左手下垂，数月不能提举。正近属纩之际，及见佛像，左手忽活动如常，举起合掌。便现欢喜踊跃之象，急念阿弥陀佛。其时毫无痛苦，随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而逝。时年六十一，即己卯古历三月十九日也。居士大病数月，痛苦难堪，实由恼害众生之后报重报，转作现报轻报。及至临终，得此瑞相，可谓诸根悦豫，正念分明，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，决定生西而无疑。身后丧葬宴客，一一皆遵印老函示，概用素筵，开南赣佛化之先河。如斯善利，虽由本人善根成熟，而家眷饬终如法，善以助念，亦实极大助缘。故末后一着，望四众佛子，及早注意。（续编下附录．得助念失助念之损益比较）94、冤枉而死
侥幸而生

慧佐之死，乃其父母祖母所致。其家生此聪颖之子，不告以保身寡欲之道，乃早为娶妻。又不说节欲之益，纵欲之祸。彼二青年只知求乐，不知速死。及已经得病，尚不令其妻归宁。以致年余大病，以至于死。将死见其妻，尚动念，故咬指以伏欲心耳。天下此种事多极，姑述二事。

一弟子家贫，其父早死，学生意，资质淳厚，十五六即娶妻，人已受伤。先在绸缎店司帐，其友人令住普陀法雨寺，养数月，已强健。其母与介绍人吵闹，恐其出家，挽彼店中老板及彼岳父，来叫回。光与来人说，回去则可，当令其妻常住娘家，非大复原，不可相见。此种人通最不知事务者，通不依光说，仍在店中司帐。光往上海至其店中，店老板亦系善人，素相识。见其面色光润，知尚能撙节。后光回山至宁，见面色大变，问汝回去过？言到家只住四天。已与未回去之相，天渊悬殊，后竟死亡。此子文字尚通顺，若非其母硬作主宰，当不至早夭。

又一皈依弟子之子，其岳父亦皈依，其人颇聪明，英文很好，以不知节欲，得病要往杭州西湖，云我一到西湖，病当好一半。其父母不知是不敢见妻，不许去。又要去医院，因送医院，尚令妻常去看，竟死于医院。其岳父与光说，光说汝等是痴人，以致彼欲不死，而必令其死。惜彼不明说不敢见妻，见即动念失精。慧佐至死，见妻咬指，汝认做厌，尚非真情，乃制欲念耳。至于死时得大家助念之力，自己向有信心，故致死后相变光润。乃知佛力、法力、众生心力，均不可思议。众生心力，不承佛力、法力不得发现。由承佛力、法力得以发现，故有此现相也。

后世子弟愈聪明，则欲心愈重，情窦未开，不可告。情窦已开，不为说保身寡欲之道，或致手淫邪淫，及已娶忘身徇欲，均所难免。男子则父与师当为说。女子则母当为说。使慧佐之妻知此义，何至一病近年而死。古者国家尚以令人节欲为令。今则病将死，尚不令其分隔。此所以冤枉死亡之青年，不知其数。而一归于命，命岂令彼贪色无厌乎？

慧佐之死，系冤枉。若其父母早为训诲，深知利害，断不至死，故曰冤枉。慧佐之生西，乃是侥幸。若无人助念，则由淫欲而死，纵不堕三恶道，难免不堕女身及娼妓身耳。由大家助念，承佛慈力，得此结果。（三编上．覆常逢春居士书二）95、念佛声中 安详往生

彭守拙居士：江西南昌人。民十八年，特来沪选素厨司，到南昌办蔬食处。因至太平礼印老，始与森认识。后又在佑民寺，办佛经流通处。由作事认真，得诸居士信任，故两处事务，皆归经理。对法门中事，随缁素诸公之后，护持提倡，亦竭尽心力。森为南赣寺产诸事，多资设法，为益亦深。但因儿女多，家无恒产，维持家计，颇费辛劳。自修功课，虽不能无间，亦不肯放过。年五十余，因积劳身弱，致常生病。至民二十七年七月间，预知时至，先对家人说定时期。届时家人围绕助念佛号，居士亦正念分明，于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西逝。（续编下附录．吃素念佛修净业人，须平时事事多与净行相合，乃可往生。）96、高声念佛 含笑往生

安徽石埭县徐母杨太夫人者：徐居士国治之生母也。其性情孝慈柔善，明敏果决，事父母，事舅姑，相夫教子，持家处事，一一皆悉堪作闺阁典型，女流师范，方之古烈女母仪、贤仁、明智诸传，殆无愧焉。幼即奉佛，老而弥笃。其子三：曰国华、国钧、国治，各受职于政商二界。国治在天津，欲长侍膝下，于民国十年，迎养至津，遂持长斋，受优婆夷戒。从兹念佛益精进，颇有瑞征，恐不求一心，专希瑞相之愚人受病，故不录。是秋，安徽水旱奇灾，省长电调国治襄办赈务，以八年在京，办有成绩故也。国治不忍远离，夫人责以大义，促令速去，以救灾黎。国治在皖年余，夫人有病，不许书信言及，恐远道来省，致误赈务，并嘱国华、国钧劝募，以己私蓄，倾囊相助，蒙大总统题颁匾额，与慈惠徽章。

十一年赈务毕，皖宪仍絷维国治，乃复迎养皖垣。以年已七十有四，精神衰颓，亲戚中有劝开

斋者，夫人曰：「我宁茹素而死，决不食肉而生也。」至今春，病日笃，而神智清明，念佛不辍。谓国治曰：「余于世事，艰苦备尝，故无恋慕，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。」又曰：「每一发热，痛苦异常，一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则顿觉清凉矣。」二月廿一，命请僧来寓念佛，以助往生。令将己衣物，尽行变卖，供养三宝。问国治曰：「何日去最好？」国治答以后天是斋日，最好。历数时曰：「余已见释迦牟尼佛，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萨，何独不见接引佛乎？」国治曰：「时至则见矣。」次日，仍复随僧念佛，至廿三黎明，念佛僧福海师曰：「夫人神志气象如常，一二日内，尚不能去。」至巳刻，国治请一接引佛供床前，曰：「阿弥陀佛来矣。」夫人闻之，生大欢喜，起坐瞻视，高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声，即结印含笑而逝。国治与诸师，及眷属，犹高声念佛三句钟，始举哀，及沐浴换衣。香气馥郁，有友来吊，于门外即闻之，叹为稀有。三日入殓，面貌比生时更加光彩，顶犹微温，四肢柔软，以数珠置手中，乃屈指握之。

猗欤懿哉！若夫人者，可谓宿根深厚，现行精纯，又得其子国治，多方辅助，故令净业成熟，得遂往生之愿。（增广下．徐母杨太夫人生西记）97、专一念佛 吉祥往生

优婆夷了常者：安徽无为县陈锡周了圆居士之继配夫人也。姓胡氏，赋性慈善，笃信佛法。锡周初不知佛法，长子天寿，颇聪明，十四岁殇。意谓我居心行事，无大过愆，何得有此。遂于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事，概谓为无。夫人知其执不可破，辄密默修持，不令彼知。未久，夫人有娠，将临产期，忽得大病。二十九日，不能言语饮食转侧。体热如火，身瘦如柴。名医束手，绝无生望。一夕，梦老母持一把长干莲花，云：「汝以宿业，得此恶病。幸有善根，是故我从南海，来安慰汝。」随以莲花，从头至足拂之。云：「拂去业障，好生嘉儿。」顿觉身心清凉，即惊醒起床，便成好人。次日生子，庞厚丰满，与健妇所生无异。取名天民，今已十五岁矣。锡周由是方知佛慈广大，三世因果之理事，真实不虚。从兹夫妇各吃素念佛，努力修持。于救济贫苦患难，斋僧修庙，施善书，舍棺材，悉随己力为之。锡周归依光，法名了圆。夫人函祈归依，因名了常。九年，夫妻儿女五人，同于北京法源寺，受菩萨戒。去年春，夫人欲来普陀见光，因先朝九华。归至沪，适奉直兵祸将作，遂未果来，每引以为憾。光慰之曰：「至心念佛，则日与弥陀圣众相对越，何得以不见粥饭庸僧为憾乎？」以深受惊吓，故身体瘦弱，久不复原。锡周祈光开示，光令作退步想，作已死想，遂得大愈。今春复病瘦弱，不思饮食。于二月廿八日，正念佛间，见两童子执长幡，上书「西方接引」四字。谓锡周曰：「此兆于我则幸，于君则不幸。以己一归西，内顾无人故。」然念佛之人，不贪生，不怕死。因请僧四位，诵经礼忏念佛廿八日。以祈寿未尽则速愈，寿已尽则速生西方耳。从此身心适悦，了无病苦。至四月初，复觉不适。知归期将至，一心念佛，以求速生。初五，全家都为念佛。又请师僧换班续念，昼夜佛声不断，夫人但默随之。初六午前，令备浴具。浴已，着新衣，往佛堂礼拜，供献香花。归即移床向西侧卧，唯专念佛，概不提及诀别等事。至亥时，见佛来，欲起礼拜，因扶起令坐，作合掌低头状。云：「尚有三千佛，念完即去。」全家同僧俗三十余人，俱大声念，夫人遂高声念佛而逝。面带笑容，室有异香。全家俱不现悲哀相，又念佛二小时，方为安置。次日午时入殓，顶尚温暖，四肢柔软，香气犹存。噫！夫人可谓宿有善根，现值善缘。不现世间爱情，破坏正念。唯仗多人佛声，成就净心。故得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。离此苦域，登彼乐邦。何幸如之。（增广下．陈了常优婆夷往生事迹兼佛性发隐）98、屡见瑞相随佛往生

定海乐斌章，虽作商业，然颇信佛。今春来沪，适光寓太平寺，遂与其妻同来，求受三皈五戒。斌章法名慧斌，其妻法名慧静。因与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等书，令其依之修持。慧静从此专意念佛。至五月半间得病，以迄七月初，犹能勉强支持，礼拜念佛。此后则卧床不起，然心中常自默念佛号。至八月初七夜，咳嗽一小时，遂睡着。梦见许多僧人，及诸童子，与幢幡等。及醒病苦全愈。至初九夜，又梦见观世音菩萨，与众僧及诸童子。初十夜，侍病者及诸眷属，见彼口念佛号，手作拜势者十余次，遂睡去。醒云：「佛已来过，吾将往生。」问何时去，则云：「不知。」次日令将所有衣服首饰，均变卖作善举。劝家人为善修德，明因知果。至午，眼忽发光。其光似黄非黄，似红非红。即云：「佛来也。」面作笑容。其身先日已浴过，又令女佣再为洗脚，自己洗面。眼光即发。谓慧斌曰：「佛与大势至菩萨，及诸童子，接我到西方去。」慧斌欲再问，云：「莫搅乱我。」但随助念者，默持佛号，不数分钟，即逝。夫慧静以一弱女子，闻净土法门未及一年，便能临终有此瑞相。足见众生皆具佛性，佛愿不虚。永明所谓「万修万人去」者，为的确可据也。（三编下．乐慧静优婆夷生西记十八年己巳季秋）99、于佛七中 坐着往生

赵尊仁：法名培庚，如皋马塘市人。年三十余，素业商，其性情淳笃无伪，其作事果决率真。近数年来，得闻净土法门，深生信心，日以念佛求生西方为事。置商业，专办慈善公益事，极其认真。由是倡办济生分会，及佛经流通处，凡有善举，力能为者，无不为之。地方路灯，亲自早收晚送，不以为劳。一方之人，皆服其诚，彼以诚感，众以诚应，凡所劝募，无不随愿圆成。

民国十五年冬，身婴笃疾，力疾提倡佛七，以祝世界太平。订于腊月初二日起七。至初八日圆满，请掘港西方寺范成师主七，其经济皆善信所自送，入会念佛者，四十余人。居士虽带重病，其念佛益精进，若无病者，至初六日下午七句钟，竟念佛坐逝。在会诸人，益加恳切念佛，助彼往生，过数小时，顶犹温，形色与生无异，于以见弥陀愿力，众生心力，两皆不可思议。良以真如佛性，众生本具，特仗因缘启发耳。如种子已布于地，一经时雨，随即发生萌芽。彼世之以本具佛性之力，日驰逐于贪瞋痴杀盗淫中，譬如以随意雨宝之摩尼珠，置于圊厕，则无所受用矣，可不哀哉！闻居士之风，能不愧死！（增广下．赵尊仁居士往生记）100、于指顾间 坐脱往生

居士，讳毓英，号紫珊，江西吉安巨商周扶九先生之长孙。幼失怙恃，由祖母谭太夫人抚育成人。赋性聪慧，好学敏求。仁慈和蔼，虚怀若谷。生长富贵之家，毫无骄奢习气。居官为政，全以忠实从事，慈爱为怀。即同寅亲友，以至婢仆，或有违逆，从未现一怒相，出一粗言。总是和颜悦色，逆来顺受。迨致仕归隐，杜门养晦，偶阅内典，即知佛法为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之根本。福利社会，普度众生，胥赖乎是。故即皈依观宗谛闲老法师，承命法名曰智藏。从此长斋念佛，戒杀护生。宽厚待人，淡泊自奉。亲友告贷，不厌频繁。一切善举，慷慨助成。济人饥寒，率为常事。所行世善，悉以大菩提心为之回向，同作往生西方之增上胜缘。复观人心险恶，时事日非，为善益力，欣厌愈深。遂于民国二十一年，岁次壬申，正值知命之年，四月初八，适逢释迦文佛圣诞良辰，早七时，稍示微疾，觉腰背疼痛，令人微微轻拍，以求庆快。自己盘膝跏趺，向西端坐，专心称念阿弥陀佛，声音清亮，遂溘然长逝。拍背之人，以良久寂尔无声，乃探其鼻息，方知已经舍此报身，往生西方矣。其时异香满室，五日始散。如斯瑞相，可谓正念分明，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。其为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毫无疑义。

噫！当此劫浊，苦不堪言，居士临终，方示微疾，于指顾间，即便坐脱，大可以为受苦不堪者作一标榜。吴南浦居士，以事实见示，因取其要者记之。（续编下．周紫珊居士生西记）101、敦笃伦常 念佛往生

世出世间，以诚为本。诚之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况同赋此心之同人，与了无有心，以众生之心为心之佛菩萨乎？世未有诚不至而人兴观感，佛垂加被者。亦未有诚至而人无观感，佛无加被者。故希圣希贤，学佛学祖者，唯当致其诚而已。吾于罗梓生居士生西事，得一证据焉。

居士名禹曾，字梓生，福建闽侯人。昆弟三人，伊居其次。少业儒，壮入军籍。八岁丧父。事节母，待兄弟，以孝友闻。赋性真实忠厚，俭朴廉洁。内不欺己，外不欺人。以故军官信任，令管军需。十余年除薪水外，绝不染指。而且笃信佛法，颇厌尘境。中年丧偶，其念已同槁木寒灰。民国壬戌丁母忧，遂摒绝牵腥，专修净业。其子铿端与彦俊，偕诸同志，组织福州佛化社。居士鼓舞赞襄，提倡尤力。甲子夏社迁西湖开化寺，人地均称适宜。但以寺建已久，栋宇参差，佛像剥落。居士欲令来念佛者观感兴起，遂独任修葺而庄严之。工甫半而谢世。时在丙寅六月初九，寿六十岁。铿端能继父志，俾得圆功。可谓善于事亲矣。

初居士将终前十余日，忽疽生于项，殆属宿业。内溃，寒热间作。居士欲借此苦，速获往生，令眷属就室念佛，以助正念。亦有友人来助念者，每至数十。预嘱眷属，临终不得先行洗濯换衣哭泣等。丧中无论祭神待客，俱不得用荤酒。殓服唯素布，不得用绸帛。子媳咸遵。雪峰达本方丈，特来开示。故十余日中，虽有痛苦，心常镇定，了无异念。至临终时，正念分明，安详而逝。眷属等各节哀念佛五句钟，方为洗濯换衣哭泣等，可谓知法。及至入殓，顶门犹温，四肢柔软，可为生西之证。尤异者，子媳皆发愿终身长斋念佛。佛化社社友，为其念佛念往生咒者，凡三十余家。所念佛号，有一千五百余万；往生咒，有十一万九千余遍。俱以此祈莲品转高，无生速证。非平生至诚感人，何能如此。

噫！若居士者，可谓一乡之善士，如来之真子矣。或疑居士敦笃伦常，力修众善，而且多年念佛，何以临终尚生恶疽。不知吾人从无始来，所结怨业，莫能悉数。若不念佛，将长劫报复，无有了期。居士殆由念佛之力，转后报重报为现报轻报，以解脱生死诸苦，直往西方。高预海会，亲炙弥陀，与诸上善人同会一处也。昔戒贤法师尚婴笃疾，玄奘法师临终亦有痛苦。各蒙菩萨指示安慰，谓是宿世恼害众生之报。况博地凡夫乎？（三编下．闽侯罗梓生居士生西记）102、卅年精修 预知往生

上海何王氏者：本一无知无识之妇女耳。自二十九岁，得闻净土法门，遂皈依三宝，吃素念佛。深厌娑婆浊恶，决志求生西方。三十年来精进不懈，于今民国十七年年五十九岁，至六月十九日，预知时至，嘱咐家眷：「吾于今夜十二句钟归西，汝等至时，当同声念佛相助。切不可悲哀哭泣，以致坏我正念。」因自行沐浴，着所制寿衣。先念大悲咒若干遍，次即专念阿弥陀佛圣号。至十一句钟，合家大小同声助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至十二句钟，遂端坐念佛而逝。夫如此作略，虽古今学问功业盖世者，亦不多见，况其下焉者乎？而何王氏以一无知无识之妇女，乃能于三十年精进修持，致临终现如是相。足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及净土法门，实为转凡成圣之第一法门。愿见闻者，同事修持。庶可不辜佛化，不负己灵也已。（三编下．善女人何王氏圣缘生西记）103、净心所感 往生示蝶

孙母林夫人者：庆泽之生母也。宿植德本，禀性淑贤，其孝亲敬夫，教子持家，周给贫乏，救护生命，皆足为女流师范。而且笃信佛法，修持净业，自少至老，无或废替。况身禀女质，既难远参高人，而家住玉田，绝少宏法上士，而毕生孜孜修持者，乃多劫之熏修所致也。溯昔夫人归孙君时，贫不自给，操劳苦作，过于佣保。中年以后，家渐富裕，有子五人，孙十余人，仆婢甚多，宜享逸乐，其操劳苦作，不改旧度。衣止粗布，不服绫罗，洗浣补缀，尚不忍弃。见人之饥寒，不异身受，必施金推食，其心方安，人有求祈，必令忻悦而去。昆虫蝼蚁，诫勿伤害，即蛇蝎毒物，亦令设法驱去，绝不肯令其受伤也。盖欲子孙世守勤俭仁慈之道，以身率之，而冀其依行焉。平时每以因果报应诫子孙，常曰：「利人实为利己，害人甚于害己，凡居心行事发言，皆须归于慈善一边而后已。汝等若能如是，则为无忝所生，否则纵令富贵至极，亦属污辱祖宗之大怨家也。」故其子孙，多皆笃厚敬谨，不染时风。尤可异者，去冬兵灾起时，庆泽奉母远避于亲眷家，当其去时，心虑惶恐，夫人以装老衣之箧命携之，亦不言其所以。至腊月遂殁，适得具敛，虽曰年高八十有八，不可不预，然其心地安详，不随境乱，于此可见。当夫人临终时，庆泽率其家人，同声念佛，忽若发狂，遂将窗纸撕破。适有二蝶大如掌，从窗棂入，黄质杂黑白章，彩绚非常，绕尸而飞，家人驱之，竟不能去，历大半日，殡殓已毕，

舁入他院，蝶亦随棺飞翔，直至灵柩安妥，方始飞出，向西而去。夫时当腊月，况在北方苦寒之地，何得有蝶，当时本家与亲眷七十余人，同皆惊异，谓为不经见闻之瑞。盖以夫人盛德净心所感，以表其离此娑婆，生彼极乐之祥，但以世人根机陋劣，特示为蝶，此岂真蝶乎哉？（增广下．崔母孙夫人往生传发隐）104、夫人往生 信报纷至

汪含章夫人者：江易园居士之德配也，宿根深厚，赋性淑贤，其事父母，奉翁姑，相夫教子，律己持家，皆足为闺阁法。而且居心仁慈，故于惠施贫乏，救放生命，每每行之。此诸善举，悉由勤俭而得，使其好逸妄费，将有自顾不暇之虑，况能济人利物乎哉？

易园多年职任教育，唯欲培植真正人才，不惜心力，为之讲授，积劳成疾，于民国八年，卧病不起，医药罔效，势甚危险，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劝，渐获痊愈。既又遍阅佛经，方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，且悲昔之不知，幸今之得闻也。于是劝其父母，与其夫人，并及儿女，同修净业。由是夫人虔持佛号，兼诵《弥陀》、《普门》、《大悲》等经咒，决志求生西方。去岁十月有疾，当痛苦时，辄发大愿，愿速往生，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之后，乘佛慈力，回入娑婆，度苦众生，心极恳切。月晦之夕，语侍疾者，楼上佛堂，木鱼声甚清亮，屋床壁间，皆金字经，光明照耀，汝曾见闻与否？又三日前，其姑梦金光满室，光中菩萨，不计其数，意谓其媳之病，当速痊愈。须知此皆净业纯熟，净境现前之象。至次日十一月朔未时，结跏趺坐，念佛而逝。逝后神色端严，了无死相，通身悉冷，头顶犹温。先时两腿肿胀，不能动屈，及至将逝，遂如平时，故得跏趺而逝，如入禅定也。

易园率其儿女，并诸道友，至诚念佛，助其往生，过五句钟，方始安置。设祭待客，概不动荤，村人欲送公祭者，易园止之，令每日来一班人，念佛一期，约二句钟。一则免人虚费，二则实益亡人，三则曲引诸人，同种善根，四则冀开风气，普播佛恩，实为丧事最善新例，凡有信心者，各当依行焉。

殡殓之后，易园以书寄普陀法雨寺，并汇百圆，祈光相宜为作佛事，以祈未往生则即得往生，已往生则高升莲品。光令念佛堂十六人，打一佛七，又为开示念佛法门之利益，与易园居士之真诚，诸师闻之，悉皆竭诚尽敬。至三七日，其姑祝曰：「媳逝多日，生西也未，愿托梦见告，以慰我心。」是夜其子有朋，梦信报纷至，乃取一信，往楼上佛堂看。见佛堂中悬一大灯，光明四彻，远逾电灯。开函见画一张，中有大红莲花，花有台座，花下列小字两行，不复记忆，周围有众多小花，花下之水，其色如银，此日即法雨佛七圆满之日也。得此数征，可知决定往生。

夫众生之心，与阿弥陀佛之心，觌体相同，若以信愿忆念相感，必致弥陀慈悲誓愿摄受。故此间发心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七宝池中，即生一朵莲花，倘精进不退，则其花渐见广大，待至其人临终，佛与圣众，即执此花，接引往生。宋荆王夫人，笃修净业，姬妾使侍，无不率行，有一姬妾，无疾化去，夫人夜梦亡妾，殷勤致谢。又引其西行，见一宝池，其量广大，中一大花，光明殊胜，妾曰：「此夫人生处也，其中周围所有之花，皆蒙夫人教，及辗转相教以发心者。」夫人醒已，悲喜交集，未几，值诞生日，念佛立化。有朋所梦，与此相仿，但汪夫人无荆王夫人之功夫，及化导之权力，故其境远逊。而有朋未到净业纯熟之时，故只见其画，不能亲见其境。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，因不虚弃，果无浪得，于此益信。愿见闻者，各共勉旃。（增广下．汪含章夫人往生记）105、母女奇特 各示异迹

安徽桐城马通白居士，乃现今之文学大家，着述甚富。初亦渐染于韩欧程朱之见，不但不知佛为何如人，且不知自己一念心性，当体与佛了无有二也。及至晚年，学识日晋，见地日高，方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。从兹日诵《金刚经》，兼持佛号，以期圆离四相，彻证一心，即于此生，迥出五浊也。其第三女，名君干，颇聪明，通文理，有古烈女风，通白甚爱之。然于佛法，绝无信向。后得病甚苦，不能忍受，通白悯之，对彼念《金刚经》。彼一闻经声，身心安乐，及至经歇，复觉苦痛，通白遂彻夜为念。忽起坐，止令勿念，若好人然。且曰，我于《金刚经》所说道理，悉皆悟到。便欲现大人相，说无生法，冀一切见闻之人，同种善根，诡言：「家中褊隘，欲往医院将养。」以通白与其婿方时简，同寓京师，租屋共住，故不能过于宽敞幽雅也。通白见其志决，乃令其夫送之德国医院，择极超胜之屋安置之。令其夫与医院侍人各去，彼则合掌坐脱矣。噫嘻异哉！此与庞女灵照，绐其父离座，彼即据座以坐脱者何异。

李木公素不信佛，闻通白说此因缘，全家归依三宝。《普门品》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讵不信欤。而其夫时简，经此现相，见犹拘墟，行状中反湮没之，其罪过实非浅鲜。今蒙通白之侄怙庭，以其叔母往生事实，并其子根伟哀启见示，知通白与其妻其女，皆有大来历，非偶然者。

按状，夫人姓姚氏，讳泽润，幼受庭训，深娴妇道，事父母舅姑唯谨。其姑疾革，刲股和药，吁天以祷。家固清贫，通白教授生徒，夫人代持家政，克勤克俭，故得无虞。教子女有法度，为乡里所称。数十年来，历经世变，深厌无常，遂专修净业，以期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年逾古稀，犹然强健。

今秋初，示微疾，饮食渐减，而晨昏礼拜持诵无少间。至八月初四，始卧床，胸鬲，气不通畅，嘱其女君玮，及侄妇孙孝达，代为诵经。孝达即怙庭之妻，平日以净业互相勉勖，故常侍相为辅助也。至初九夜，夫人见诸佛金光灿烂，伏枕作礼拜状。又见观音伸手下垂，己则仰握菩萨手，连称菩萨名不已。嘱孝达诵《弥陀经》，孝达诵至佛土种种庄严处，曰：「如此境界，

历历在前，吾所见，不异经所云也。丨家人环侍念佛，有饮泣者，夫人责之，谓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。至初十午刻，唇尚微动，久之遂逝。面色黄润，眉额间朗明若镜，顶上热气外溢，相距尺许，即觉熏蒸，盖其净业纯熟，身心清净之所表现耳。（增广下．马母姚夫人往生事实发隐）106、服毒往生 感化一方

云南，保山城内，郑慧洪，经商昭通，于民十一年，函祈皈依，因以所印之书寄之。彼即劝其父母吃素念佛。其父乃博学隐士，初专研究《易经》数年，次又研究丹经。以其子慧洪，劝其学佛，遂又研究禅宗。后则专修净业，与其夫人，同求皈依。伯纯，法名德纯；夫人，法名德懿。

民二十二年，慧洪由川回滇，道经苏州，住报国寺数日。次年春，慧洪死，其母心疼儿子，服毒，结跏趺坐，合掌念佛而逝。逝后面貌，光华和悦，凡见闻者，莫不赞叹。保山，乃云南边地，素不知佛。伯纯，以博学宿德，提倡净土，有智慧者，稍有信从。其夫人服毒，结跏趺坐，念佛而逝。一邑之人，十有八九，皆信伯纯所说，而念佛求生西方矣。若善知识临终，能结跏趺坐，合掌念佛，亦不平常。况以无学问之老太婆服毒，而能如是，设非佛力加被，曷克臻此乎？由是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心力不可思议。然众生虽具有不可思议之心力，不以佛力法力加持，亦不能得其受用。由蒙佛力法力加持，俾众生心力，完全显现。故得毒不能毒，现奇特相，以为一方之导。彼以愚妇之资格，尚能现如此之奇特相。而须眉丈夫，堂堂比丘，当亦可以自奋，而决志力修矣。（续编上．致广慧和尚书民国二十九年正月）云南保山县城内，郑慧洪，十余年前，函祈皈依，遂劝其父母念佛。民二十二年，慧洪死，其母爱子情深，服毒，跌坐合掌念佛而逝，面色光润，较生时为胜。一方之人，从兹念佛者居半。慧洪之父，名伯纯，法名德纯，乃博学而不求仕进之士。先研究《易经》几年，后研究丹经，后研究禅宗。慧洪经商于外，为其父寄许多净土书，劝修净业。遂专修净业，兼为一方倡导，而信从者甚少。由其夫人服毒，趺坐合掌念佛而逝，不信之人，皆生信心。彼一女人，未尝学问，服毒能现此种不可思议之相，可知此法门之利益，实为甚难稀有也。（续编上．覆杨慧芳居士书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）107、厌世心切 悔过而去

沙健庵：名元炳，江苏如皋人。其品行操持，文章道义，皆足以为末世楷。其学重躬行，不尚词章，其志务尽分，不慕荣宠，以故登太史第后，家居奉亲，冀尽子职，不入仕途。初未知佛为何如人，经具何如义，循袭乎韩欧程朱之说，谓佛法为圣道害，而于国于民，皆无所益也。逮辛亥国变后，闷极无聊，常存超出此世界想。试取佛经读之，见其义理精微奥妙，圆融超脱，始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，若出幽谷，得睹天日，不禁喜极而悲，惜数十年拘墟之陋。从兹潜心研究，受持读诵，以冀亲证本有佛性，不致常为六道轮回中人。

民国十二年癸亥，年周花甲，厌世之心益切，适谛闲法师莅如讲《弥陀经要解》，亲预法筵。遂知净土横超法门，为等觉大圣，逆恶小凡，同于现生，仗佛慈力，出此娑婆，登彼极乐，随己根性，而得证入之道。于是专修净业，以期往生。次年崔益荣来山归依，与光言居士之学问修持，因令持《文钞》以相赠。次年陈正有以所作斥丧中食肉饮酒论见示，据经引史，明辨以晰，知居士学有根柢，志希圣贤，虽未相见，而彼此各皆心许为神交矣。去夏闻光至沪，即欲来见，以病不能出门，未果，犹期异日来山请益，迄至将终前，与友谈论，引为憾事。然既生西方，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，未见一粥饭僧，又何所歉。至秋，左腋患痈，继以咳血，入冬益甚，中西医均无效，得无以修持力，转重报后报，为轻报现报，以了宿业乎？

至腊月十一，遂卧床不起，乃将生平着作，付门人项本源、黄文浚，略嘱咐家事。颇悔从前改广福寺为议会，迁移佛像，有赞成之过，命其子进，出三千金，于东门广慧庵，改建佛殿，以赎前愆。又令家中眷属，日夜轮班，在床前念佛，即至临终，亦复如是，不得预为洗濯换衣，及哭泣等，殓以布衣，勿用绸缎。丧中无论祀神待客，勿用酒肉，吾尝作论斥世，汝等切勿随顺恶俗，陷我于罪。又令请僧助念，必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于床前设香案，供阿弥陀佛接引像，面对慈容，口念心忆，专精一致，概不提及余事。二十四夜，病益殆，僧众咸来助念，居士正念分明，声默相随。延至二十六，虽不闻声，口恒翕张。午后气益促，家人及僧众念佛声益凄紧，至酉时，遂溘然而逝。颇有异香，大众念佛益烈，逾二时顶犹温，直至天明，始停佛声，为拭体着殓服，举哀，其子能奉命无违，可谓真孝。噫！若居士者，可谓宿根深厚，见地高超，言行相应，内外一如。据数年来之修持，及平素之信愿，临终之景象，殆中品上生者乎！以孝养父母，行世仁慈，具真信愿，摄心净念故也。然一得往生，当必地登不退，忍证无生，渐次修习，以至圆满菩提而后已，又何歉憾乎哉！兹撮取其徒项本源，其子进，并吾徒崔益荣所述而记之，以期后之辑往生传，及隐士事迹者，有所本云。（增广下．沙健庵居士往生记）108、谦谨虚怀 梦佛而去

居士：名业笏，江西彭泽人，清光绪甲辰翰林。住馆八年，光复后，即隐居。民国二年，归心学佛，专志净土。继读印光法师文，即知老人法门龙象，尤为净宗山斗。进知观音大士，为弥陀左辅，莲邦智导。遂动朝普陀，礼大士，谒印老之念。于民十一年前往，礼觐之下，以撰就礼观音疏进呈。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前，载疏全文。内有食廷璋之芋，克日西行句，老人便意其尚未断荤。乃问：「汝吃素否？」答曰：「吃花素。」老人作色呵斥曰：「倒架子，如此大通家，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，何能感化他人？」厉声大吼，居士欣然乐受。不但毫不介意，实在心悦诚服。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自愿助成。于见面受呵之慈训，表示万分感激，叹为名不虚传。老人见其知见纯正，文笔超妙，尤且虚怀若谷，殊为末世罕有，遂请编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。自是函件往来，益臻款密。乃执弟子礼，求老人授皈依，赐法名。老人仍令名止净。民十六七年，避难沪滨，聂云台居士请编《历史感应统纪》。二书次第流通，凡具正知见之缁素，皆叹其佛理高深，文学精粹。潘对鸟老居士，再请撰《佛

学救劫编》。三书编成，皆印老人料理排印。即四大名山志之印行，居士亦各有辅助，老人序中亦述大概。民二十五年，在报国，再求老人亲授菩萨戒。因昔年奉老人命，自在佛前受过。居士虽具人难企及之学问道德，而虚怀谦下，逢僧必拜，见佛必礼，通身放下，恪守在家白衣，为皈依三宝弟子之身分，不存丝毫骄矜傲慢，尤为今人所难能。又虽法法融通，而修持唯谨，全同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，一心求生西方，毫不游移。幸三宝加被，宿业净行两相感召。将往昔杀生食肉、恼害众生之恶业，必使将来生生世世，堕落三途之后报重报，转作即今之现报轻报。以便即生了脱，径往西方，故致近多年来，常多病苦。请查戒贤、玄奘二古德事实，自信斯言非妄。因森常侍印老，与居士复有乡谊，平常小事，多与通讯，故知之颇详。今但叙其大要，至每日定课，精进修持，与兼行世善，竭诚维护三宝之一切细则，均无暇备述。迨民二十七年五月，避难庐山牯岭黄龙寺，又大病。至闰七月，病稍间，仍奄卧不能握管，便口授，令外孙代书，函告病时经过，与今后急求解脱，早得生西。但念九华志未出，乃有如不即往生，望先读为快等意。森念衰残至此，知非人世久客。十月得福海师函，知已西逝，时年六十三岁。至二十八年，查宾臣居士，将同居寺中之姚半僧居士，致乃兄函乃兄姚节卿，为居士门生。抄寄，藉悉居士生西详情。函云：九月初一日指二十七年阴历，招弟至前，以后事相属托。继则莞尔曰：今早梦见佛来，遍身璎珞，相好光明，向余曰：我来看汝。余即礼拜，少顷便醒。毋乃世尊慈悲，特来安慰我耶？若更得示现接引，令我带业往生，则大幸矣。语已，即合掌曰：西方再见。自是不复开声，唯专心默念佛号，至初三早七时，安详西归。通身冷透，头顶犹温。入龛时，遍身柔软如棉，俨若老僧入定状，面色光泽逾平时。正所谓诸根悦豫，正念分明，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。缁素见闻，肃然起敬，叹为稀有。留寺念佛七日，依律火化，骨灰尚存黄龙寺中。森谓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，得如所愿，满菩提愿。愿见闻者，发菩提心，同念佛号，同生西方。将来七宝池中，得与居士把臂共行，同为弥陀之弟子，闻法证忍，同度娑婆之众生，以满居士之愿，而为之记。复说颂曰：

吁嗟净公，法门金汤。具正知见，安分循常。遍研经藏，深入佛祖堂奥。示现白衣，坚守只园边疆。每嗟末季，缁素多忝乎厥职。力倡莲社，必依僧伽作纪纲。宗说兼通，堪称外护之翘楚。安僧卫法，益叹龙象之无双。法法圆融，单提契理契机之净土教。门门畅达，直往易行易到之极乐邦。今既瓜熟蒂落，果蒙西方教主亲接引。尤冀速证无生，不违本愿，即回娑婆，护持三宝，普度众生作慈航。（续编下附录．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）109、惊吓中风 急疾而生

查宾臣居士：江西九江人。向业商，家道小康。热心公益，乐善好施，地方慈善，慷慨助成，曾为九江莲社副社长。民二十四年，森过九江，初次见面，即承特别优待。二十五年，朝普陀，来苏州，相识益深。二十八年春，避难居赣州。转徙流离，仍一心奉佛，数与森通函，略商法门中事。至二十九年正月，不幸飞机轰炸赣垣，落弹于所居附近，被惊吓中风。继患脑膜炎急症，于二月二十一日申时逝世。因平日深信净土，素有修持，加以眷属亦稍知饬终要义。故虽急疾而终，仍得心存正念，毫无昏迷挂碍之象，连声称念阿弥陀佛，瞑目安然而逝。如此，按之经教，颇具生西之瑞征。亦由素行皆依成规，多与净业相合所感致。（续编下附录．吃素念佛修净业人，须平时事事多与净行相合，乃可往生。）110、中风失语 亦得往生

张慧炳宿世固有善根，惜其生于无佛法之区域，及其读书之后，渐染于程朱韩欧之学说。程朱辟佛之力，比韩欧为巨。则于即心自性之理，更加锢蔽，无由发明矣。所幸者，阅世既久，常罹祸乱，不免常存厌心。恰遇常慧扬以念佛求生西方相劝。则如久旱之苗，忽逢甘霖，即得勃然发生，势不可遏。虽于佛法未能大明，而于程朱韩欧之心曲，固已灼知深见，反由此更加信心。自闻净土法门以来，刻论时日，不满二年，遂得正念往生，亦可谓勇猛丈夫矣。至于临终中风失语，乃宿世恶业。当在死后来生受者，以现生修持功德，转后报重报作现报轻报而了之也。死后面色光泽，尸体柔软，面带笑容，顶热炙手。此种景相，均为往生之瑞相。然面色光泽，尸体柔软，面带笑容，生天者亦可有之。唯顶热一事，生天者所无。经中说死后生各道之证据，有偈云：「顶圣眼生天，人心饿鬼腹，畜生膝盖离，地狱脚板出。」以人死热气由下而上者，为超升。由上而下者，为堕落。若通身都冷，顶上犹热者，则超凡入圣。生西方，为超凡入圣之最胜者，故曰顶圣。若热在额颅及眼者，则生天。热在心者，则仍生人道。热在肚腹者，生饿鬼道。热在膝盖者，生畜生道。热在脚板者，生地狱道。以通身全冷，唯此处独热为准。然念佛之人，平素若有真信切愿，临终又蒙善眷助念，不为恶劣眷属预为揩身换衣哭泣问事瞎安慰等所破坏，定规可以往生。慧炳临终失语，或有因此怀疑者。顶热一事，可以为证，况又有面色光泽等事乎？（三编下．张慧炳往生西方决疑论）111、预知时至 安然西逝

居士：讳川，号春浦，江西清江县东郭村人。幼失怙，母聂太夫人，苦节教养。习法政巡警学，屡充清江县署科员，万载株潭镇警察分所所长，樟树义务学校校长等职。居县城有年，参与各项公务，官绅倚畀，有大疑难，每预商决。聂太夫人，夙奉观音大士，持素念佛。民国十七年，太夫人寝疾，居士发愿朝普陀，弗药而愈。二十年九月，遂至普陀还愿，礼梵音洞，感菩萨示现白衣执净瓶杨枝相。复求明宿命，见一头陀，衣服蓝缕。乃悟轮回之非虚，求出离娑婆之念益切。得月净法师函介，谒印光法师，及德森师，于苏州报国寺，始闻净宗法要。嗣后弘化社出版典籍，各有所赠。因而信解益增，遂函恳皈依。德师为取法名禅川，字航西。复承德师路过樟树时，为授优婆塞戒。信愿念佛，精进不懈，盖得力于德师之启迪为多。二十二年，充鹿江念佛林宣讲主任，诱掖劝导，从者甚众。

居士家道素寒，体弱善病。每欲出家，苦无相当寺宇。常就诊蔼生家，蔼生语以时节因缘，非可强致。然厌浊欣净之心既深，减寿求生之愿益切。礼拜观想，必期早蒙接引，径赴莲池。今年春，梦观音菩萨示语，期在七月。迨盂兰盆会后，遂抱病，则一心念佛，忘其所苦。二十三日，戚友助念，已瞑，而逾时复苏。请永泰大宝殿大仁师来，托以荼毗事。二十六日复绵惙，家人泣。居士笑止之曰：「吾当于地藏菩萨圣诞日西归。」至时，端坐椅中，结弥陀印，凝视

佛相，安然西逝。遍体冷透，顶门独温，面容妍泽，有逾生平。闰七月初二日，樟树通慧寺住持大松和尚及大仁师皆至，料理入龛。为之趺坐合掌，宛如生人。先日大风雨，迄子时举火，天忽光明。异香馥郁，非檀非兰。白光一道自龛出，向西而去。当秋初炎热之时，死经三四日，尸不腐臭，反放异香，非佛法灵异，曷克臻此。见者闻者，咸赞叹起敬，称佛法真不可思议也。春秋四十有八。（续编下附录．傅春浦居士生西记民国二十七年九月述余濊生，陈展西同记）112、异香满室　含笑而去

岳运生居士者：步云之父也，名泰元，字运生，事亲至孝，乐善好义，天性忠厚，无所适莫。

步云于数年来，颇于佛法，生正信心，吃素念佛，唯诚唯谨。因劝其父母，同皆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并以显浅易解之净土书，为之解说，令其常看。其父遂知自心本具佛性，但以惑业障蔽，不得受用，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门，俾我等少善根劣机众生，于现生中，即得横超三界，高预九莲，何幸如之！从兹心心忆念，冀遂所怀。至今七月初，略示微疾，初八日早起，念佛毕，嘱步云速备衣棺，吾将去矣。待衣棺备齐，乃沐浴着衣而卧，步云戒其家人，切勿哭泣，令失正念，同声念佛，以助往生。又劝其父，随声心念，虽不闻声，其口辄动，久之遂止，盖已去矣。又复念三小时，方始哭泣。而其父面带笑容，室浮异香。三日入殓，相貌如生，其为往生，可决断矣。

步云日与家人，灵前念佛，以冀莲品增高，无生速证，藉报劬劳之恩，以尽人子之分。又步云以才小职卑，薪水无几，仰事俯畜，颇形拮据，向蒙其表叔茅少甫将军，贴补所需，此次衣棺葬费，皆系少甫所出。少甫公正廉明，清风高节，忠于国而孝于亲，推其遗爱，故能视步云如子，而步云感其帡幪，故亦视少甫如父。步云吃素之因缘，实由少甫而始，少甫若能由步云而笃修净业，吃素念佛，以期生入圣贤之域，没归极乐之邦，则相得益彰，两全其美矣，因并记之，以为世劝。（增广下．岳运生居士往生记）113、心中默念　安然坐逝

净土法门，利益宏深。自大法东流，以博地凡夫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因兹出五浊而登九品者，何可胜数。以佛力法力众生心力，三皆不可思议。故得此奇特殊胜之果。实为一代时教之所无，而唯净土法门为然也。此之法门，唯重实行。以感佛故，得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较彼专仗自力断惑证真，以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者。其难易，不可同年而语也。

婺源江易园居士，初膺教职，每为学生讲说，必以笃行孝友，恪尽己分为事。至为讲说义理，必期发挥尽致，了无余蕴而后已。因兹过为劳瘁，遂成痼疾，群医诊视，均不见效。后有友人劝以息心念佛，遂得痊愈。由是屡亲知识，专研净宗。始知此法，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殊胜法门。于是由亲及疏，悉皆以此奉劝。其母汪太夫人，赋性贤淑，一闻其说，即发心持斋念佛。日必课佛万余声。兼持《观音普门品》、《普贤行愿品》、往生、大悲等咒，以为助行。今春因匪避地，值狭路，遇牛行挤轿。轿夫与轿，跌仆田中。轿已破裂，而江母竟不惊不怖，了无损伤。以在轿中，默持《普门品》故。是知江母之功夫绵密，故得此感应也。年七十有八，耳聪目明，绝无老状。至五月末，示微疾，三十日闻其孙有朋，与人讲四十八愿，犹令侍者谛听。因问明日是初一乎？盖预计归期也。至夜半睡醒，觉痰闭而欲吐无力。于是全家念佛，以祈速得往生。易园又复示以佛愿弘深，当深归向。若能通身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必定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历一时许，至辰刻，安然坐逝。逝时犹见颔动。盖心中默念，但无声可闻耳。自辰及申，历五时之久，念佛不辍。申后方为洗浴着衣哭泣等。以人之将终，身力不支。若预为洗浴换衣及哭泣等，必致破坏正念，不克往生。今既不移动，又不哭泣，大家同声念佛。使彼心中唯有佛念，了无余念。故得正念昭彰，随佛往生，诚可为法。愿孝子慈孙，咸皆依此。其为孝慈也，大矣。且江母预先嘱其子媳，令终后首不戴佛，口不含钱，不着花冠绣服，衣唯布制，项挂念珠而已。所有纸衣冥器，均不宜用。丧祭概用蔬素，不得效世俗用荤祭神等。噫，江母之言之行，皆足以为末世法。母仪闺阃，师范女流。其人虽逝，其德常存。愿世之闺阁英贤，闻风兴起。以江母之言行，是则是效。则相夫教子，以成贤善。俾二妃三太之懿行，又复见于今日。兼以深明即心本具之佛性，笃修即俗修真之净业。庶几人敦礼让，世复唐虞。本此了无形迹致治之道，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法。愿各勉旃，则幸甚幸甚。（三编下．江母汪太夫人往生记）114、苦行大师　端坐化去

今彩大师：俗姓方，江西雩都县人。宿有善根，少即戒杀吃素。至三十后，深厌五欲多苦，三界无安，遂出家于福建长汀县报恩寺。具戒后，专志苦行，于赣州光孝寺执香灯，精洁虔恭，凡见之者，皆叹其诚。惜常住物，如护目珠，日以礼拜念诵为事，时无虚弃，为寺众所钦敬。继欲专修净业，徙宁都深山石室中，架松为座，聚草作褥，种薯为食，补衲为衣，其为苦行，人所难堪，师恬然适意，以道为乐。久之，有造访者，施以银钱，则却之不受，若与敝衣粗食，则便受之。素性孤洁，不立徒众，有重其德者，代为收四人，实皆未与同住。一徒名德缘，庙稍丰裕，念师清苦，再四哀恳，接回供养。未几，复往莲花山，自以木板隔一小屋而居，寺众尊其道行，听伊自便，终日闭户诵经念佛，除早午二餐外，鱼磬之声，朗朗不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由是缁素信慕者众，每有诚心供养衣履衬施，不容推却者，随即供佛供僧，为彼作诸功德，随身仅留十圆，以备命终焚化之费，其清苦自甘，解脱无着，有如此者。凡造访者，无论缁素，均示以娑婆恶浊，极乐清净，急求出离，是为要务。然须明因识果，修行世善，谨守禁戒，诵经念佛，内外如一，始终不变，方有冀望。从无一言，涉及世间福乐者。

民国七年戊午，年七十四，十月初，示微疾，至初四日，断饮食，念诵如常，夜深遂息。初五侵晨，寺众不见师起，叩之阗然不应，入室视之，已端坐化去。左手仍执引磬，一如平昔念佛时，头略低垂，面带笑容，与生无异。寺众观之，赞叹不已！佥云：师平日有若是之行履，故致斯时得如此之景象，其神超净域，质托宝莲，可以决定无疑矣。其徒德森，为余言之，切念

末世僧人，每多懈怠，唯贪利养，不修道业，若师者，真可以为末世楷，因笔以记之。（增广下．今彩大师往生记）若依念佛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圣号，求生西方。无论出家在家、士农工商、老幼男女、贵贱贤愚，但肯依教修持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定慧不期得而自得，烦惑不期断而自断。亲炙乎弥陀圣众，游泳乎金地宝池。仗此胜缘，资成道业。俾带业往生者，直登不退；断惑往生者，速证无生。此全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，与当人信愿念佛之力，感应道交，得此巨益。较比专仗自力者，其难易天地悬殊也。
——续编下．念佛恳辞序

南无阿弥陀佛
师兄，末学来推荐一个文档，里面集合了很多传统文化、戒淫修福、中医养生、净土宗念佛等善书、经论，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您身边的人！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TunurP
善书合集,请下载后，随缘流通！

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
弘愿寺，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、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；寺名「弘愿」，典出善导大师《观经疏》「别意之弘愿」，意为：乘弥陀弘誓大愿力，一切众生得生净土。弘愿寺殿堂建制、本尊安奉、牌匾楹联、念诵仪规，皆完全依善导大师「五正行」为标准，唯突出一个「专」字——专净土，专念佛，专善导。
https://www.hongyuan.si/
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，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，免费邮寄。欢迎索请！

南无阿弥陀佛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cY19feLvDZm739KrGqe5A
这个网盘内储存的是净土宗经论
最近收集（精排版本，排除了诸如非段落换行、空格等格式错误）！请下载、解压后，随缘流通！

净土宗(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)
http://www.pureland-buddhism.org/

净宗专页
http://www.jingzongfashi.com/

恭请法宝
http://fabao.hongyuansi.com/gongqing

佛教音乐(一心念佛)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OnbMzMfFluY1h2mlfJTsw

净土宗法义开示（MP3）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mg1FyGS

弘愿寺最新版电子书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sjpo0Fj#dir

念佛群：237558929 230769003 245960612 239335864 164106671 21565225 11218660 212248265

弘扬和落实中华传统文化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bnhbS4Z

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（共10册）已绝版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tJAWi

戒色百科全书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bnFbl7L
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617125&uk=2701938221

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（请转发，功德无量，利益无量）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ntNwL4l

般若文海txt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xM8Ou